摛藻堂四庫全書薈要

史部

欽定四庫全書薈要

史部

北史卷四十三

詳校官內閣侍讀臣孫　球

欽定四庫全書薈要卷四千八百五十四　史部

北史卷四十三

唐　李　延　壽　撰

列傳第三十一

郭祚　張彝孫晏之　曾孫乾威

邢巒弟子昕　族孫臧　李崇從弟平　平子奬　諧部

郭祚字季祐太原晉陽人魏車騎將軍淮弟亮之後也

祖逸本州別駕前後以二女妻司徒崔浩一女妻浩弟

上黨太守恬太武時浩親寵用事拜逸徐州刺史假榆次侯贈光禄大夫父洪之坐浩事誅祚亡竄得免少孤貧姿貌不偉鄉人莫之識有女巫相祚後當富貴祚涉歷經史習崔浩之書尺牘文章見稱於世弱冠為州主簿刺史孫小委之書記又太原太守王希彦逸妻之姪也共相賙恤乃振孝文初舉秀才對策上第拜中書博士轉中書侍郎遷尚書左丞長兼給事黄門侍郎祚清勤在公夙夜匪懈帝甚賞之從南征及還正黄門車駕

幸長安行經渭橋過郭淮廟問祚曰是卿祖宗所承邪
祚曰是臣七世伯祖帝曰先賢後哲頓在一門祚對曰
昔臣先人以通儒英博唯事魏文微臣虛薄遭奉聖明
自惟幸甚因敕以太牢祭淮廟令祚自撰祭文以贊遷
洛之規賜爵東光子孝文曾幸華林園因觀故景陽山
祚曰山以仁靜水以智流願陛下脩之帝曰魏明以奢
失於前朕何為襲之於後祚曰高山仰止帝曰得非景
行之謂遷散騎常侍仍領黃門是時孝文銳意典禮兼

銓鏡九流又遷都草創征討不息内外規畧號為多事祚與黄門宋弁叅謀帷幄隨其才用各有委寄祚承稟注疏特成勤劇甞以立馮昭儀百官夕飲清徽後園孝文舉觴賜祚及崔光曰郭祚憂勤庶事獨不欺我崔光温良博物朝之儒秀不勸此兩人當勸誰也其見知若此初孝文以李彪為散騎常侍祚因入見帝謂祚曰朕昨誤授一人官祚對曰豈容聖詔一行而有差異帝沉吟曰此自應有讓因讓朕欲别授一官須臾彪有啓云

伯石辭卿子產所惡臣欲之已火不敢辭讓帝歎謂祚
曰卿之忠諫李彪正辭使朕遲回不能復決遂不換李
彪官也乘輿南討祚以兼侍中從拜尚書進爵為伯孝
文崩咸陽王禧等奏祚兼吏部尚書尋除長兼吏部尚
書并州大中正宣武詔以姦吏逃刑縣配遠戍若永避
不出兄弟代之祚奏曰若以姦吏逃竄徙其兄弟罪人
妻子復應徙之此則一人之罪禍傾二室愚謂罪人既
逃止徙妻子走者之身縣名永配於眚不免姦途自塞

詔從之尋正吏部祚持身潔清重惜官位至於銓授假令得人必徘徊久之然後下筆下筆即云此人便以貴矣由是事頗稽滯當時每招怨讟然所拔用者皆量才稱職時又以此歸之出為使持節鎮北將軍瀛州刺史及太極殿成祚朝於京師轉鎮東將軍青州刺史祚送歲不稔闔境饑弊矜傷愛下多所振恤雖斷決淹留號為煩緩然士女懷其德澤入為侍中金紫光祿大夫并州大中正遷尚書右僕射時議定新令詔祚與侍中黃

門參議刊正故事令僕中丞騶唱而入宮門至於馬道
及祚為僕射以為非盡敬之宜言於帝納之下詔御在
太極騶唱至止車門御在朝堂至司馬門騶唱不入宮
自此始也詔祚本官領太子少師祚曾從幸東宮明帝
幼弱祚持一黄𤓰出奉之時應詔左右趙桃弓與御史
中尉王顯迭相脣齒深為帝所信祚私事之時人謗祚
者號為桃弓僕射黄𤓰少師祚奏曰謹案前後考格雖
班天下如臣愚短猶有未悟今須定職人遷轉由狀超

越階級者即須量折景明初考格五年者得一階半正始中故尚書中山王英奏考格被㫖但可正滿三周為限不得計殘年之勤又去年中以前二制不同奏請裁決㫖云黜陟之體自依舊來恒斷令未審舊來之旨為從景明之斷為從正始為限景明考法東西省文武閑官悉為三等考同任事而前尚書盧昶奏上等之人三年轉半階令之考格復分為九等前後不同參差無準詔曰考在上中者得沉以前有六年以上遷一階三年

以上遷半階殘年悉除考在上下者得沆以前六年以上遷半階不滿者除其得沆以後考在上下者三年遷一階散官從盧昶所奏祚又奏言考察令公清獨著德績超倫而無負殿者為上上一殿為上中二殿為上下累計八殿品降至九未審今諸曹府寺凡考在事公清然才非獨著績行稱務而德非超倫幹能粗可而守平堪任或人用小劣處官濟事并全無負殿之徒為依何第景明三年以來至今十有一載準限而判三應升退

今既通考未審為十年之中通其殿最積以為第隨前後年斷各自除其善惡而為升降且負注之章數成殿為差此條以寡愆為最多戾為殿未審取何行是寡愆何坐為多戾結累品次復有幾等諸文案失衰應杖十者為一負罪依律次過隨負計十年之中三經肆眚赦前之罪不問輕重皆蒙宥免或為御史所彈案驗未周遇赦復任者未審記殿得除以不詔曰獨著超倫及才備寡咎皆謂文武兼上上之極言耳自此以降猶有八

等隨才為次令文已具其積負累殿及守平得濟皆合在其中何容別疑也所去通考者據慮多年之言至於黜陟之體自依舊来年斷何足復請其罰贖已決之殿固非免限遇赦免罷準其殿者除之尋加散騎常侍時詔營明堂國學祚奏曰今雲羅西舉開納岷蜀戎旗東指鎮靖淮荆漢沔之間復須防捍徵兵發衆所在殷廣邊郊多壘烽驛未息不可於師旅之際興板築之功且獻歲云暨東作將始臣愚量謂宜待豐靖之年因子来

之力可不時而就從之宣武末年每引祚入東宫密受
賞賚多至百餘萬雜以錦繡又特賜以劍杖恩寵甚深
遷左僕射先是梁將康絢遏淮將灌揚徐祚表曰蕭衍
狂狡擅斷川瀆役苦人勞危亡已兆宜敕揚州選一猛
將遣當州之兵令赴浮山表裏夾攻朝議從之除使持
節散騎常侍都督雍州刺史征西將軍太和以前朝法
尤峻貴臣蹉跌便致誅夷李冲之用事也欽祚識幹薦
為左丞又兼黄門意便滿足每以孤門往經崔氏之禍

常慮危亡苦自陳挹辭色懇然發於誠至沖謂之曰人生有運非可避也但當明白當官何所顧畏自是積十數年位秩隆重而進趣之心更復不息又以東宮師傅之資列辭尚書志在封侯之賞儀同之位尚書令任城王澄為之奏聞及為征西雍州雖喜外撫尚以府號不優心望加大執政者頗怪之於時領軍于忠恃寵驕恣崔光之徒曲躬承接祚心惡之乃遣子太尉從事中郎景尚說高陽王雍令出忠為州忠聞而大怒矯詔殺祚

祚達於政事凡所經履咸為稱職每有斷決多為故事名器既重時望亦深一朝非罪見害遠近莫不惋惜靈太后臨朝遣使弔慰追復伯爵正光中贈使持節車騎將軍儀同三司雍州刺史謚文貞公初孝文之置中正從容謂祚曰并州中正卿家故應推王瓊也祚退謂寮友曰瓊真偽今自未辯我家何為減之然主上直信李沖吹噓之說耳祚死後三歲而子忠死見祚為祟祚子景尚字思和涉歷書傳曉星歷占候言事頗驗初為彭

城王中軍府參軍遷員外郎司徒主簿太尉從事中郎公强當世善事權寵世號曰郭尖位中書侍郎未拜而卒景尚弟慶禮道通直郎慶禮子元貞武定末定州驃騎府長史

張彝字慶賓清河東武城人也曾祖幸慕容超東牟太守歸魏賜爵平陸侯位青州刺史祖準之襲又為東青州刺史父靈真早卒彝性公强有風氣歷覽經史襲祖侯爵與盧陽烏李安人等結為親友往來朝會常相追

隨陽烏為主客令安人與彛竝散令彛少而豪放出入殿庭步眄高上無所顧忌文明太后雅尚恭謹因會次見其如此遂召集百僚督責之令其修悔而猶無悛改善於督察每有所廵檢彛常充其選清慎嚴猛所至人皆畏伏儔類亦以此高之遷主客令例降侯為伯轉太中大夫仍行主客曹事尋為黃門後從駕南征母憂辭任彛居喪過禮送葬自平城達家千里步從不乘車馬顏貌瘦瘠當世稱之孝文幸冀州遣使弔慰詔以驍騎

將軍起之還復本位以參定遷都之勳進爵為侯轉太
常少卿遷散騎常侍兼侍中持節廵察陝東河南十二
州甚有聲稱使還以從征之勤遷尚書坐舉元昭為兼
郎中黜為守尚書宣武初除正尚書兼侍中尋正侍中
宣武親政罷六輔彝與兼尚書邢巒聞處分非常懼出
京奔走為御史中尉甄琛所彈云非武非兕率彼曠野
詔書切責之尋除安西將軍秦州刺史彝務尚典式考
訪故事及臨隴右彌加討習於是出入直衛方伯羽儀

赫然可觀羌夏畏伏憚其威整一方肅靜號為良牧其年冬太極初就爇與郭祚等俱以勲舊被徵及還州進號撫軍將軍爇表觧州任詔不許爇敷政隴右多所制立宣布新風革其舊俗人庶愛仰之為國造佛寺名曰興皇諸有罪咎者隨其輕重讁為土木之功無復鞭杖之罰時陳留公主寡居爇意願尚主主亦許之僕射高肇亦望尚主主意不可肇怒譖爇擅立刑法勞役百姓詔遣直後萬貳興馳驛檢察貳興肇所親愛必欲致爇

深罪彛清身奉法求其僭過遂無所得見代還洛猶停
廢數年因得偏風手脚不便然志性不移善自將攝稍
能朝拜久之除光祿大夫加金章紫綬彛愛好知己輕
忽下流非其意者視之蔑爾雖疹疾家庭而志氣彌高
上歴帝圖五卷起元庖犧終於晉末凡十六代一百二
十八帝歴三千二百七十年雜事五百八十九宣武善
之明帝初侍中崔光表彛及李韶朝列之中唯此二人
出身官次本在臣右器能幹世又竝為多而近來參差

便成替後計其階途雖應遷陟然恐班秩猶未賜等昔
衛之公叔引下同舉晉之士丐推長伯游古人所高當
時見許敢緣斯義乞降臣位一階授彼汎級詔加征西
將軍冀州大中正雖年向六十加之風疹而自强人事
孜孜無怠公私法集衣冠從事延請道俗修營齋講好
善欽賢愛奬人物南北新舊莫不多之大起第宅徵號
華侈頗侮其踈宗舊戚不甚存紀時有怨憾焉榮宦之
間未能止足屢表在秦州豫有開援漢中之勲希加賞

報積年不已朝廷患之第二子仲瑀上封事求銓削選
格排抑武人不使預在清品由是眾口喧喧謗讟盈路
立榜大巷克期會集屠害其家彝殊無畏避之意父子
安然神龜二年二月羽林武賁將幾千人相率至尚書
省詬罵求其長子尚書郎始均不獲以瓦石擊打公門
上下懾懼莫敢討抑遂持火虜掠道中薪蒿以杖石為
兵器直造其第曳彝堂下捶撻極意唱呼焚其屋宇始
均仲瑀當時踰北垣而走始均回救其父拜伏羣小以

請父命羽林等就加毆擊生投之於烟火中及得尸骸
不復可識惟以髻中小釵爲驗仲瑀走免彝僅有餘命
沙門寺與其比隣輿致於寺遠近聞見莫不惋駭乃卒
官爲收掩羽林凶强者八人斬之不能窮誅羣豎即爲
大赦以安衆心有識者知國紀之將墜矣喪還所焚宅
與始均東西分歛於小屋仲瑀遂以創重避居滎陽至
五月得漸瘳始奔父喪詔賜以布帛靈太后以其累朝
大臣特垂矜惻數月猶追言泣下謂諸侍臣曰吾爲張

彝飲食不御乃至首髮微有虧落悲痛之若此初彝曾祖幸所招引河東人為州裁千餘家後相依合旋罷入冀州積三十年析別有數萬户故孝文比校天下人户最為大州彝為黄門每侍坐以為言孝文謂之曰終當以卿為刺史酬先世誠效彝追孝文往旨累乞本州朝議未許彝亡後靈太后云彝屢乞冀州吾欲用之有人違我此意若從其請或不至是悔之無及乃贈使持節衛將軍冀州刺史謚文侯始均字子衡端潔好學之幹

有美於父改陳壽魏書為編年之體廣益異聞為三十卷又著冠帶錄及諸詩賦數十篇竝亡失初大乘賊起於冀瀛之間遣都督元遥討平之多所殺戮積尸數萬始均以郎中為行臺忿軍士以首級為功令檢集人首數千一時焚爇至於灰燼用息僥倖見者莫不傷心及始均之死也始末在烟炭之間有焦爛之痛論者或亦推咎焉贈樂陵太守謚曰孝子曷之襲祖爵武定中開府主簿齊受禪爵例降曷之弟晏之

晏之字熙德幼孤有至性為母鄭氏教誨動依禮典從
尒朱榮平元顥賜爵武城子累遷尚書二千石郎中高
岳征潁川復以為都督中兵參軍兼記室晏之文士兼
有武幹每與岳帷帳之謀又嘗以短兵接刃親獲首級
深為岳所嗟賞齊天保初文宣為高陽王納晏之女為
妃令赴晉陽成禮晏之後園陪讌坐客皆賦詩晏之詩
云天下有道主明臣直雖休勿休永貽世則文宣咲曰
得卿箴諷深以慰懷後行北徐州事尋即真為吏人所

愛御史崔子武督察州郡至北徐無所案劾唯得百姓所制清德頌數篇乃歎曰本求罪狀遂聞頌聲遷兗州刺史未拜卒贈齊州刺史太常卿子乾威

乾威字元敬性聰敏渉獵羣書其世父曷之謂人曰吾家千里駒也仕齊位太常丞仕周為宣納中士隋開皇中累遷晉王屬王甚美其才與河内張衡俱見禮重晉邸稱為二張焉及王為太子遷員外散騎侍郎太子内舍人煬帝即位授内史舍人儀同三司又以藩邸之舊

加開府尋拜謁者大夫從幸江都以本官攝江都贊務稱爲幹理乾威嘗在塗見一遺囊恐其主求失因令左右負之而行後數日物主來認悉以付之淮南太守楊綝嘗與十餘人同來謁見帝問乾威曰其首立者爲誰乾威下殿就視而荅曰淮南太守楊綝帝謂乾威曰卿爲謁者大夫而乃不識參見何人也乾威對曰臣非不識楊綝但慮不審所以不敢輕對石建數馬足蓋愼之至其廉愼皆此類也帝甚嘉之于時帝數巡幸百姓疲

弊乾威因上封事以諫帝不悅自此見疎未幾卒官有子爽仕至蘭陵令乾威弟乾雄亦有才器秦孝王俊為秦州總管選為法曹參軍王嘗親案囚徒乾雄誤不持狀口對百餘人皆盡事情同輩莫不歎服後歷壽春陽城二縣令俱有政績

邢巒字洪賓河間鄚人魏太常貞之後也族五世祖嘏石勒頻徵不至嘏無子巒高祖蓋自旁宗入後蓋孫穎字宗敬以才學知名太武時與范陽盧玄等同徵後拜

中書侍郎改通直常侍平城子使宋還以病歸鄉久之
帝曰往憶邢穎長者有學義宜侍講東宮今安在司徒
崔浩曰穎卧病在家帝遣太醫馳驛就療卒贈定州刺
史諡曰康子脩年即巒父也位州主簿巒少好學負帙
尋師守貧厲節遂博覽書傳有文才幹畧美鬚須姿貌
甚偉累遷兼員外散騎常侍使齊還再遷中書侍郎甚
見顧遇嘗參坐席孝文因行藥至司空府南見巒宅謂
巒曰朝行藥至此見卿宅乃住東望德館情有依然巒

對曰陛下移構中京方建無窮之業臣意在與魏升降寧容不務永年之宅帝謂司空穆亮僕射李沖曰巒之此言其意不小有司奏策秀孝詔曰秀孝殊問經權異策邢巒才清可令策秀後兼黄門郎從征漢北巒在新野後至帝曰伯玉天迷其心見惑其慮守危邦固逆主至此以來雖未禽滅城隍已崩想在不遠所以緩攻者正待中書為露布耳尋除正黄門兼御史中尉瀛州大中正遷散騎常侍兼尚書宣武時巒奏曰先皇深觀古

今去諸奢侈服御尚質不貴彫鏤所珍在素不務奇綵
至乃以紙絹為帳扆銅鐵為轡勒訓朝廷以節儉示百
姓以憂矜逮景明之初承升平之業四疆清晏遠近來
同於是蕃貢繼路商估交入諸所獻貿倍多於常雖加
以節約猶歲損萬計珍貨常有餘國用恒不足若不裁
其分限便恐無以支歲自今非為要須者請皆不受帝
從之尋正尚書梁秦二州行事夏侯道遷以漢中內附
詔加巒使持節都督征梁漢諸軍事進退徵攝得以便

宜從事巒至漢中遣兵討之賊皆欵附乗勝追奔至關城之下詔拜巒使持節梁秦二州刺史於是開地定境東西七百南北千里獲郡四十二部護軍及諸縣戍遂逼涪城巒表曰揚州成都相去萬里陸途既絶唯資水路水軍西上非周年不達外無軍援一可圖也益州頃經劉季連反叛鄧元起攻圍倉庫空竭無復固守之意二可圖也蕭深藻是帬屐少年未洽政務今之所任並非宿將重名是皆左右少年而已三可圖也蜀之所恃

惟阻劒閣今既克南安已奪其險據彼界內三分已一
從南安向涪方軌任意前軍累破後衆喪䰟四可圖也
深藻是蕭衍兄子骨肉至親若其逃亡當無死理脫軍
走涪城深藻何肯城中坐而受困五可圖也臣聞乘機
而動武之善經未有捨干戚而康時不征伐而統一臣
以不才屬當戎寄上憑國威頻有薄捷瞻望涪益旦夕
可屠正以兵少糧匱未宜前出今若不取後圖便難輙
率愚管必將殄克如其無功分受憲坐若朝廷未欲經

畧臣便爲無事乞歸侍養徴展烏鳥戀又表曰昔鄧艾鍾會率十八萬衆傾中國資給裁得平蜀所以然者闗實力也况臣才絶古人何冝請二萬之衆而希平蜀所以敢者正以據得要隂士庶慕義此往則易彼來則難任力而行理有可克今王足前進已逼涪城脱得涪城則益州便是成禽之物臣誠知征戎危事未易可爲自軍度劒閣以來鬒髮中白所以勉强者既到此地而自退不守恐孤先皇之恩遇負陛下之爵禄是以敎敎頻

有陳請宣武不從又王足於涪城輙還遂不定蜀鑾既克巴西遣軍主李仲遷守之仲遷得梁將張法養女有美色甚惑之散費兵儲專心酒色公事諮承無能見者鑾忿之切齒仲遷懼謀叛城人斬其首以降梁將譙希遠巴西遂沒武興氐楊集起等反鑾遣統軍傅豎眼討平之鑾之初至漢中從容風雅接豪右以禮撫衆庶以恵歲餘之後頗因其去就誅滅百姓籍爲奴婢者二百餘口兼商販聚斂清論鄙之徵授度支尚書時梁人侵

軼徐兗朝廷乃以巒為使持節都督東討諸軍事安東將軍尚書如故宣武勞遣巒於東堂曰知將軍旋京未久膝下難違然東南之寄非將軍莫可自古忠臣亦非無孝也巒曰願陛下勿以東南為慮帝曰漢祖有云金吾擊鄙吾無憂矣今將軍董戎朕何慮哉巒至乃分遣將帥致討兗州悉平進圍宿豫平之帝賜巒璽書慰勉之及梁城賊走中山王英乘勝攻鍾離又詔巒率衆會巒以為鍾離天嶮朝貴所具若有內應則所不知如其

無也必無兇狀且俗語云耕則問田奴絹則問織婢臣既謂難何容强遣巒既累表求還帝許之英果敗退時人伏其識畧初侍中盧昶與巒不平昶與元暉俱為宣武所寵御史中尉崔亮昶之黨也昶暉令亮糾巒事成許言於宣武以亮為侍中亮奏巒在漢中掠良人為婢巒懼乃以漢中所得巴西太守龎景仁女化生等二十餘口與暉化生等數人奇色也暉大悅乃背昶為巒言云巒新有大功已經赦宥不宜方為此獄帝納之高肇

以巒有克敵劾而為衵等所排助巒申釋故得不坐孫州城人白早生殺刺史司馬悅以城南入梁遣其將齊苟仁率衆入據縣瓠詔巒持節率羽林精騎討之封平舒縣伯賞宿豫之功也宣武臨東堂勞遣巒曰早生走也守也何時平巒曰令王師若臨士人必翻然歸順圍之窮城奔走路絶不度此年必傳首京師願陛下不足為慮帝笑曰卿言何其壯哉知卿親老頻勞於外然忠孝不俱不得辭也於是巒率騎八百倍道兼行五日次

於鮑口擊賊大將胡孝智乘勝至縣瓠因即度汝既而大兵繼至遂長圍圍之詔鑾使持節假鎮南將軍都督南討諸軍事中山王英南討三關亦次縣瓠以後軍未至前寇稍多憚不敢進乃與鑾分兵將掎角攻之梁將齊苟仁等二十一人開門出降即斬早生等同惡數十人豫州平鑾振旅還京師宣武臨東堂勞之鑾曰此陛下聖畧威靈英等將士之力臣何功之有帝笑曰卿匪直一月三捷所足稱奇乃存士伯讓功而弗處鑾自宿

豫大捷及平縣狐志行修正不復以財賄爲懷戎資軍實絲毫無犯遷殿中尚書加撫軍將軍卒於官巒才兼文武朝野瞻望上下悼惜之贈車騎大將軍瀛州刺史初帝欲贈冀州黄門甄琛以巒前曾劾已乃云瀛州巒之本郡人情所欲乃從之及琛爲詔乃云優贈車騎將軍瀛州刺史議者笑琛淺薄謚曰文定子遜

遜字子言貌雖陋短頗有風氣襲爵後遷國子博士本州中正因謁靈太后自陳功名之子久抱沈屈臣父屢

為大将而臣身無軍功階級臣父唯為忠臣不為慈父

靈太后慨然以遜為長兼吏部郎中後位大司農卿與

少卿元慶哲至相糾訟遜銳於財利議者鄙之卒贈光

祿勲幽州刺史子祖徵開府祭酒父喪未終謀反伏法

祖徵弟祖効貌寢有風尚仕齊卒於尚書郎祖効弟祖

俊開府行參軍開皇中位尚書都官郎中巒弟偉尚書

郎中偉子昕

昕字子明幼孤見愛於祖母李氏好學早有才情解褐

盪寇將軍累遷太尉記室參軍吏部尚書李神儁奏昕修起居注太昌初除中書侍郎加平東將軍光禄大夫時言昌竊官級為中尉所劾免官乃為述躬賦未幾受詔與秘書監常景典儀注事武帝行釋奠禮昕與校書郎裴伯茂等俱為錄義永熙末昕入為侍讀與温子昇魏收參掌文詔遷鄴乃歸河間天平初與侍中從叔子才魏季景魏收同徵赴都尋還鄉里既而復徵時梁使兼散騎常侍劉孝儀等來聘詔昕兼正員郎迎於境上

司徒孫騰引為中郎尋除通直常侍加中軍將軍既有才藻兼長几案自孝昌之後天下多務世人競以吏工取達文學大衰司州中從事宋游道以公斷見知時與昕嘲謔昕謂之曰世事同知文學外游道有愸色與和中以本官副李象使於梁昕好忤物人謂之牛是行也談者謂之牛象鬬於江南齊文襄王攝選擬昕為司徒右長史未奏遇疾卒士友悲之贈車騎將軍都官尚書兾州刺史謚曰文所著文章自有集錄偉弟晏字幼平

美風儀博涉經史善談釋老雅好文詠位滄州刺史為政清靜吏人安之卒贈尚書左僕射瀛州刺史謚曰文貞晏篤於義讓初為南兗州例得一子解褐乃啓其孤弟子子慎為朝請子慎年甫十二而其子已弱冠矣後為滄州復啓孤兄子子昕為府主簿而其子竝未從官世人以此多之子亢字子高頗有文學位兼通直散騎常侍使於梁時年二十八後為中外府屬坐事死於晉陽戀叔祖祐字宗祐少有學尚知名於時假員外散騎常

侍使於宋以將命之勤除建威將軍平原太守賜爵城平男政清刑肅百姓安之卒于官子產字神寶好學善屬文少時作孤蓬賦為時所稱舉秀才除著作佐郎假常侍鄭縣子使於齊產仍世將命時人美之歷中書侍郎太子中庶子卒朝廷嗟惜焉贈平州刺史樂城子謚曰定祐從子蚪字神彪著作郎敏之子也少為三禮鄭氏學明經有文思舉秀才上第為中書議郎尚書殿中郎孝文因公事與語問朝覲宴饗禮蚪以經對大合上

旨帝崩尚書令王肅多用新儀糾往往折以五經正禮為尚書左丞多所糾正臺閣肅然時鴈門人有害母者八坐奏轘之而瀦其室宥其二子糾駮奏云君親無將將而必誅謀逆者戮及碁親害親者令不及子既逆甚梟鏡禽獸之不若而使禋祀不絕遺育永傳非所以勸忠孝之道存三綱之義若聖教含容不加孥戮使父子罪不相及惡止於其身者則宜投之四裔敕所在不聽配匹盤庚言無令易種新邑漢法五月食梟羹皆欲絕

其類也奏入宣武從之後爲光祿少卿母在鄉遇患請假歸遇秋水暴長河梁破絶蚪得一小船而渡船漏滿不没時人異之母喪哀毁過禮爲時所稱卒贈幽州刺史謚曰威蚪善與人交清河崔亮頓丘李平並與親善所作碑頌雜筆三十餘篇長子臧

臧字子良幼孤早立文尚博學有藻思年二十一神龜中舉秀才考上第爲太學博士正光中議立明堂臧爲裴頠一室之議事雖不行當時稱其理博出爲本州中

從事雅為鄉情所附永安初徵為金部郎中以疾不赴轉除東牟太守時天下多事在職少能廉白臧獨清慎奉法吏人愛之隴西李延寔莊帝之舅以太傅出除青州啓臧為屬領樂安内史有恵政後除濮陽太守尋加安東将軍臧和雅信厚有長者之風為時人所愛敬為特進甄琛行狀世稱其工與裴敬憲盧觀兄弟竝結友曽共讀回文集臧獨先通之撰古來文章并叙作者氏族號曰文譜未就病卒時賢悼惜之其文筆凡百餘篇

贈鎮北將軍定州刺史諡曰文子恕涉學有識悟齊武平末尚書屯田郎隋開皇中尚書侍郎卒於沂州長史

弟邵

邵字子才小字吉少時有避遂不行名年五歲魏吏部郎清河崔亮見而奇之曰此子後當大成位望通顯十歲便能屬文雅有才思聰明强記日誦萬餘言族兄巒有人倫鑒謂子弟曰宗室中有此兒非常人也少在洛陽會天下無事與時名勝專以山水游宴為娛不暇勤

業嘗霖雨乃讀漢書五日畧能徧之後因飲謔倦方廣尋經史五行俱下一覽便無所遺文章典麗旣贍且速年未二十名動衣冠嘗與右北平陽固河東裴伯茂從兄枀河南陸道暉等至北海王昕舍宿飲相與賦詩凡數十首皆在主人奴處旦日奴行諸人求詩不得郚皆為誦之諸人有不認詩者奴還得本不誤一字諸人方之王粲吏部尚書隴西李神儁大相欽重引為忘年之交釋巾為魏宣武挽郎除奉朝請遷著作佐郎深為領

軍元乂所禮乂新除遷尚書令神儁與陳郡袁翻在席
乂令邵作謝表須臾便就以示諸賓神儁曰邢邵此表
足使袁公變色孝昌初與黄門侍郎李琰之對典朝儀
自孝明之後文雅太盛邵雕蟲之美獨步當時每一文
初出京師為之紙貴讀誦俄徧遠近于時袁翻與范陽
祖瑩位望通顯文筆之美見稱先達以邵藻思華贍深
共嫉之每洛中貴人拜職多憑邵為謝章表嘗有一貴
勝初授官大事賔食翻與邵俱在坐翻意主人託其為

讓表遂命邵作之翻甚不悅每告人云邢家小兒常客作章表自買黃紙寫而送之邵恐為翻所害乃辭以疾屬尚書令元羅出鎮青州啓為府司馬遂在青土終日酣賞盡山泉之致永安初累遷中書侍郎所作詔文體宏麗及尒朱兆入洛京師擾亂邵與弘農楊愔避地嵩高山普泰中兼給事黃門侍郎尋為散騎常侍太昌初敕令恒直内省給御史令覆案尚書門下事凡除大官先問其可不然後施行除衞將軍國子祭酒以親老還

鄉詔所在特給兵力五人并令歲一入朝以備顧問丁
母憂哀毀過禮後揚惜與魏元乂及邵請置學奏曰二
黌兩學盛自虞殷所以宗配上帝以著莫大之嚴宣布
十二以彰則天之軌養黃髮以詢哲言育青衿而敷典
教用能享國長久風徽萬祀者也爰曁亡秦改篡其道
阬儒滅學以蔽黔黎故九服分崩祚終二代炎漢勃興
更修儒術故西京有六學之義東都有三本之盛逮自
魏晉撥亂相因兵革之中學校不絕仰惟高祖孝文皇

帝稟聖自天道鏡今古列教序於鄉黨敦詩書於郡國但經始事殷戎軒屢駕未遑多就弓劒弗追世宗統歷聿遵先緒永平之中大興板築續以水旱戎馬生郊雖逮為山還停一簣而明堂禮樂之本乃鬱㓝棘之林膠序德義之基空盈牧豎之跡城隍嚴固之重闕䡄石之工墉構顯望之要少樓榭之飾加以風雨稍侵漸致虧墜非所謂追隆堂構儀刑萬國者也伏聞朝議以高祖大造區夏道侔姬文擬祀明堂式配上帝今若基宇不

修仍同丘畎即使高皇神享闕於國陽宗事之典有聲無實此臣子所以匪寧億兆所以佇望也臣又聞官方授能所以任事既任事矣酬之以祿如此則上無曠官之譏下絶尸素之謗今國子雖有學官之名而無教授之實何異兎絲燕麥南箕北斗哉昔劉向有言王者宜興辟雍陳禮樂以風天下夫禮樂所以養人刑法所以殺人而有司勤勤請定刑法至於禮樂則曰未敢是敢於殺人不敢於養人也臣以為當今四海清平九服寧

晏經國要重理應先營脫復稽延則劉向之言徵矣但
事不兩興須有進退以臣愚量宜罷尚方彫靡之作頗
省永寧土木之功并減瑤光材瓦之力兼分石窟鐫琢
之勞及諸事役非世急者三時農隙修此數條使辟雍
之禮蔚爾而復興諷誦之音煥然而更作美榭高墉嚴
壯於外槐宮棘寺顯麗於中更明古今重遵鄉飲敦進
郡學精課經業如此則元凱可得之於上序游夏可致
之於下國豈不休歟靈太后令曰配饗大禮為國之本

比以戎馬在郊未遑修繕今四表晏寧當敕有司别議
經始累遷尚書令加侍中于時與梁和妙簡聘使邵與
魏收及從子子明被徵入朝當時文人皆邵之下但以
不持威儀名髙難副朝廷不令出境南人曾問賔司邢
子才故應是北間第一才士何為不作聘使荅云子才
文辭實無所愧但官位已髙恐非復行限南人曰鄭伯
猷護軍猶得將命國子祭酒何為不可邵既不行復請
還故郡武帝在京輔政徵之在第為賔客除給事黄門

侍郎與温子昇對為侍讀宣武富於春秋初總朝政崔
暹每勸禮接名賢詢訪得失以邵宿有名望故請徵焉
宣武甚親重之多引見邵舊鄙崔暹無學術言論之
際遂云暹無所知解宣武還以邵言告暹并道此漢不
可親近暹頗銜之邵奏魏帝發敕用妻兄李伯倫為司
徒祭酒詔書已出暹即啓宣武執其專擅伯倫官事使
寢邵由是被疎其後除驃騎西兗州刺史在州有善政
桴鼓不鳴吏人姦伏守令長短無不知之定陶縣去州

五十里縣令妻日暮取人斗酒束脯邵逼夜攝令未明
而去責其取受舉州不識其所以在任都不營生産唯
南兖羅栗就濟陽食之邵繕修觀宇頗為壯麗皆為之
名題有清風觀明月樓而不擾公私唯使兵力吏民為
立生祠并勒碑頌德及代吏人父老及媪嫗皆遠相攀
追號泣不絶至都除中書令舊格制生兩男者賞羊五
口不然則絹十匹僕射崔暹奏絶之邵云此格不宜輙
斷句踐以區區之越賞法生三男者給乳母況以天下

之大而絶此條舜藏金於山不以為之令藏之於民復何所損又準舊皆訊囙取占然後送付廷尉邵以為不可乃立議曰設官分職各有司存丞相不問關人虞官弓招不進豈使尸祝兼刀匕之役家長侵雞犬之功詔竝從之自除太常卿兼中書監攝國子祭酒是時朝臣多守一職帶領二官甚少邵頓居三職竝是文學之首當世榮之幸晉陽路中頻有甘露之瑞朝臣皆作甘露頌尚書符令邵為之序及文宣崩凶禮多見訊訪敕撰

哀策後授特進卒邵率情簡素內行修謹兄弟親姻之間稱為雍睦博覽墳籍無不通曉晚年尤以五經章句為意窮其指要吉凶禮儀公私諮稟質疑去惑為世指南每公卿會議事關典故邵援筆立成證引該洽帝命朝章取定俄頃詞致宏遠獨步當時與濟陰溫子昇為文士之冠世論謂之溫邢鉅鹿魏收雖天才艷發而年事在二人之後故子昇死後方稱邢魏焉雖望實兼重不以才位傲物脫畧簡易不修威儀車服器用充事而

已有齋不居坐臥恒在一小屋果餌之屬或置之梁上賔至下而共噉天姿質素特安異同士無賢愚皆能傾接對客或解衣覔虱且與劇談有書甚多而不甚讐校見人校書笑曰何愚之甚天下書至死讀不可徧焉能始復校此日思誤書更是一適妻弟李季節才學之士謂子才曰世間人多不聰明思誤書何由能得子才曰若思不能得便不勞讀書與婦甚疎未嘗內宿自云嘗晝入內閤為狗所吠言畢便撫掌大笑性好談賞又不

能閑獨公事歸休恒須賔客自伴事寡嫂甚謹養孤子
恕慈愛特深在兗州有都信云恕疾便憂之廢寢食顔
色貶損及卒人士為之傷心痛悼雖甚竟不再哭賔客
弔慰拉淚而已其高情達識開遣滯累東門吳以還所
未有也有集三十卷見行於世邵世息大寶有文情孽
子大德大道畧不識字焉
李崇字繼長小名繼伯頓丘人也文成元皇后第二兄
誕之子年十四召拜主文中散襲爵陳留公鎮西大將

軍孝文初爲荆州刺史鎮上洛敕發秦陜二州兵送崇至理崇辭曰邊人失和本怨刺史奉詔代之但須一宣詔旨而已不勞發兵自防使人懷懼孝文從之乃輕將數十騎馳到上洛宣詔綏慰人即帖然邊戍掠得𪚺人者悉令還之南人感德仍送荆州口二百許人兩境交和無復烽燧之警在州四年甚有稱績召還京師賞賜隆厚除兗州刺史兗土舊多刼盜崇乃村置一樓樓懸一鼓盜發之處雙槌亂擊四面諸村聞鼓皆守要路俄

頃之間聲布百里其中險要悉有伏人盜竊始發便尒禽送諸州置樓懸鼓自崇始也後例降為侯改授安東將軍車駕南征詔崇副驃騎大將軍咸陽王禧都督左翼諸軍事徐州降人郭陸聚黨作逆人多應之崇遣高平卜冀州詐稱犯罪逃亡歸陸陸納之以為謀主數月冀州斬陸送之賊徒潰散入為河南尹後車駕南討漢陽崇行梁州刺史氐楊靈珍遣弟婆羅與子雙領步騎萬餘襲破武興與齊相結詔崇為使持節都督隴右諸

軍事率衆討之崇槎山分進出其不意表裏以襲厍氏皆棄靈珍散歸靈珍衆減大半崇進據赤土靈珍又遣從弟建率五千人屯龍門躬率精勇一萬據鷙硤龍門之北數十里中伐樹塞路鷙硤之口積大木聚礌石臨崖下之以拒官軍崇乃命統軍慕容拒率衆五千從他路夜襲龍門破之崇自攻靈珍靈珍連戰敗走俘其妻子崇多設疑兵襲克武興齊梁州刺史陰廣宗遣參軍鄭猷王思考率衆援靈珍崇大破之并斬婆羅首殺千

餘人俘獲猷等靈珍走奔漢中孝文在南陽覽表大悅
曰使朕無西顧之憂者李崇功也拜梁州刺史手詔曰
便可善思經畧去其可除安其可育公私所患悉令定
夷及靈珍偷據白水崇擊破之靈珍遠遁宣武初徵為
右衛將軍兼七兵尚書轉左衛將軍相州大中正魯陽
蠻柳北喜魯北鷰等聚衆反叛諸蠻悉應之圍逼湖陽
游擊將軍李暉光鎮北城盡力捍禦賊勢甚盛詔以崇
為使持節都督征蠻諸軍事以討之蠻衆數萬屯據形

要以拒官軍崇累戰破之斬北鸞等徙萬餘户於幽并諸州宣武追賞平氏之功封魏昌縣伯東荆州蠻樊安聚衆於龍山僭稱大號梁武遣兵應之諸將擊不利乃以崇爲鎮南將軍都督征蠻諸軍事率步騎討之崇分遣諸將攻擊賊壘連戰克捷生禽樊安進討西荆諸蠻悉降尋兼侍中東道大使黜陟能否著賞罰之稱出除散騎常侍征南將軍揚州刺史詔曰應敵制變算非一塗救左擊右疾雷均勢今朐山蟻寇久結未殄賊衍狡

詐或生詭刦宜遣銳兵備其不意崇可都督淮南諸軍
事坐歒戚重遷運聲算延昌初加侍中車騎將軍都督
江西諸軍事先是壽春縣人茍泰有子三歲遇賊亡失
數年不知所在後見前同縣趙奉伯家泰以狀告各言
己子竝有鄰証郡縣不能斷崇令二父與兒各在別處
禁經數旬然後告之曰君兒遇患向已暴死可出奔哀
也茍泰聞即號咷悲不自勝奉伯咨嗟而已殊無痛意
崇察知之乃以兒還泰詰奉伯詐狀奉伯款引云先亡

一子故妄認之又定州流人解慶賓兄弟坐事俱徙楊州弟思安背役亡歸慶賓懼後役追責規絕名貫乃認城外死尸詐稱其弟為人所殺迎歸殯葬頗類思安見者莫辨又有女巫陽氏自云見鬼說思安被害之苦飢渴之意慶賓又誣疑同軍兵蘇顯甫李蓋等所殺經州訟之二人不勝楚毒各自款引獄將決竟崇疑而停之密遣二人非州內所識者偽從外來詣慶賓告曰僕住在北州比有一人見過寄宿夜中共語疑其有異便即

詰問乃云是流兵背役姓解字思安時欲送官苦見求
及稱有兄慶賓今住揚州相國城内嫂姓徐君脫矜愍
為往告報見申委曲家兄聞此必重相報今但見質若
往不獲送官何晚是故相造指申此意君欲見雇幾何
當放賢弟若其不信可見隨看之慶賓悵然失色求其
少停此人具以報崇攝慶賓問之伏引更問蓋等乃云
自誣數日之間思安亦為人縛送崇召女巫視之鞭笞
一百崇斷獄精審皆此類也時有泉水湧於八公山頂

壽春城中有魚數從地湧出野鴨羣飛入城與鵲爭巢五月大霖雨十有三日大水入城屋宇皆沒崇與兵泊於城上水增未已乘船附於女墻城不沒者二版而已州府勸崇棄州保北山崇曰吾受國重恩忝守藩岳淮南萬里繫于吾身一旦動脚百姓瓦解揚州之地恐非國物昔王尊慷慨義感黃河吾豈愛一軀取愧千載但憐茲士庶無辜同死可桴筏隨高人規自脫吾必守死此城時州人裴絢等受梁假豫州刺史因乘大水謀欲

為亂崇皆擊滅之又以洪水為災請罪解任詔曰夏雨汎濫斯非人力何得以此辭解今水涸路通公私復業便可繕甲積糧修復城雉勞恤士庶務盡綏懷之畧也崇又表解州不聽是時非崇則淮南不守矣崇沈深有將畧寬厚善御衆在州九十年常養壯士數千人寇賊侵邊所向摧破號曰臥虎賊甚憚之梁武惡其久在淮南屢設反間無所不至宣武雅相委重梁無以措謀乃授崇車騎大將軍開府儀同三司萬户郡公諸子皆為

縣侯欲以構崇崇表言其狀宣武屢賜璽書慰勉之賞賜珍異歲至五三親待無與為比梁武每歎息服宣武之能任崇也孝明踐阼褒賜衣馬及梁遣其游擊將軍趙祖悅襲據西硤石更築外城逼徙緣淮之人於城内又遣二將昌義之王神念率水軍泝淮而上規取壽春田道龍寇邊城路長平寇五門胡興茂寇開霍揚州諸戍皆被寇逼崇分遣諸將與之相持密裝船艦二百餘艘教之水戰以待臺軍梁霍州司馬田休等寇建安崇

遣統軍李神擊走之又命邊城戍主邵申賢要其走路
破之於濡水俘斬三千餘人靈太后璽書勞勉許昌縣
令兼紆麻戍主陳平王南引梁軍以戍歸之崇自秋請
援表至十餘詔遣鎮南將軍崔亮救硤石鎮東將軍蕭
寶夤於梁堰上流決淮東注朝廷以諸將不相赴乃以
尚書李平兼右僕射持節節度之崇遣李神乘鬬艦百
餘艘沿淮與李平崔亮合攻硤石李神水軍剋其東北
外城祖悦力屈乃降朝廷嘉之進號驃騎將軍儀同三

司刺史都督如故梁淮堰未破水勢日増崇乃於硤石戍間編舟為橋北更立船樓十各髙三丈十歩置一籬至兩岸蕃版裝治四箱解合賊至舉用不戰解下又於樓船之北連覆大船東西竟水防賊火栰又於八公山之東南更起一城以備大水州人號曰魏昌城崇累表解州前後十餘上孝明乃以元志代之尋除中書監驃騎大將軍儀同如故出為使持節侍中都督四州諸軍事定州刺史徵拜尚書左僕射還尚書令加侍中崇在

官和厚明於決斷然性好財賄販肆聚斂孝明靈太后嘗幸左藏王公嬪主從者百餘人若令任力負布絹即以賜之多者過二百匹少者百餘唯長樂公兩手持絹二十匹而出示不異衆而已世稱其廉儉崇與章武王融以所負多顛仆於地崇乃傷腰融至損脚時人為之語曰陳留章武傷腰折股貪人敗類穢我明主蠕蠕主阿那瓌犯塞詔崇以本官都督北討諸軍事以討之崇辭於顯陽殿戎服武飾志氣奮揚時年六十九幹力如

少孝明目而壯之朝臣莫不稱善遂出塞三千餘里不及賊而還崇請改六鎮為州兵編户太后不許後北鎮人破落汗拔陵反所在響應征北將軍臨淮王彧大敗於五原安北將軍李叔仁尋敗於白道賊衆日甚詔引丞相令僕尚書侍中黄門於顯陽殿曰賊勢侵淫寇連恒朔金陵在彼夙夜憂惶諸人宜陳良筞吏部尚書元修義以為須得重貴鎮壓恒朔摠彼師旅備衛金湯詔曰去歲阿那瓌叛逆遣李崇北征崇遂長驅塞北返旆

榆關此一時之盛朕以李崇國戚望重器識英斷意欲還遣崇行總督三軍揚旌恒朔諸人謂可爾不僕射蕭寶夤等曰陛下此遣實合羣望於是詔崇以本官加使持節開府北討大都督撫軍將軍崔暹鎮軍將軍廣陽王深皆受崇節度又詔崇子光禄大夫神軌假平北將軍隨崇北討崇至五原崔暹大敗于白道之北賊遂并力攻崇崇與廣陽王深力戰累破賊衆相持至冬乃引還平城深表崇長史祖瑩詐增功級盜沒軍資崇坐免

官爵徵還以後事付深後徐州刺史元法僧以彭城南叛時除安樂王鑒為徐州刺史以討之為法僧所敗單馬奔歸乃詔復崇官爵為徐州大都督節度諸軍事會崇疾篤乃以衛將軍安豐王延明代之改除開府相州刺史侍中將軍儀同並如故孝昌元年薨於位贈侍中驃騎大將軍司徒公雍州刺史謚曰武康後重贈太尉公餘如故長子世哲性輕率供奉豪侈少經征伐頗有將用為三關別將討羣蠻大破之還拜鴻臚少卿性傾

巧善事人亦以貨賂自達高肇劉騰之處勢也皆與親善故世號爲李錐爲相州刺史斥逐百姓遷徙佛寺逼買其地部內患之崇北征之後徵兼太常卿御史高道攘毀發其宅表其罪過後除涇州刺史賜爵衛國子卒贈吏部尚書冀州刺史世哲弟神軌小名青肫受父爵陳留侯累出征伐頗有將領之氣孝昌中靈太后淫縱分遣腹心媪嫗出外陰求悦人神軌爲使者所薦寵遇勢傾朝野時云見幸帷幄與鄭儼爲雙頻遷征東將軍

武衛將軍給事黄門侍郎常領中書舍人時相州刺史
安樂王鑒據州反詔神軌與都督源子邕等討平之後
於河陰遇害建義初贈侍中司空公相州刺史謚曰烈
崇從弟平
平字雲定少有大度及長涉獵羣書好禮易頗有文才
太和初拜通直散騎侍郎孝文禮之甚重頻經大憂居
喪以孝稱後以例降襲爵彭城公累遷太子庶子平請
自効一郡帝曰卿復欲以吏事自試也拜長樂太守政

務清靜吏人懷之徵行河南尹豪右權戚憚之宣武即位除黃門郎遷司徒左長史行尹如故尋正尹長史如故車騎將軍鄴平上表諫以為嵩都創構洛邑假營雖年跨十稔根基未就代人至洛始欲向盡資產罄於遷移牛畜斃於輦運陵太行之險越長津之難辛勤備經得達京闕富者猶損太半貧者可以意知兼歷歲從戎不遑啓處自景明以來差得休息事農者未積一年之儲築室者裁有數間之屋莫不肆力伊瀍人急其務實

宜安靜新人勸其稼穡令國有九載之糧家有水旱之
備若乘之以羈紲則所廢多矣不從詔以本官行相州
事帝至鄴親幸平第見其諸子尋正刺史平勸課農桑
修飾太學簡試通儒以充博士選五郡聰敏者以教之
圖孔子及七十二弟子於講堂親為立贊前來臺使頗
好侵漁平乃畫履武尾踐薄氷於客館注頌其下以示
誡焉徵拜度支尚書領御史中尉兾州刺史京兆王愉
反於信都以平為持節都督北討諸軍事行兾州以討

之宣武臨式乾殿勞遣平因曰何圖今日言及斯事歔欷流涕平對曰愉天迷其心構此梟悖陛下不以臣不武委以總督之任如其稽顙軍門則送之大理若不悛待戮則鳴鼓釁鉦非陛下之事平進次經縣諸軍大集夜有蠻兵數千斫平前壘矢及平帳平堅卧不動俄而乃定遂至冀州城南十六里大破逆衆遂北至城門遂圍城愉與百餘騎突門走平遣統軍叔孫頭追之去信都八十里禽愉冀州平以本官領相州大中正平先為

尚書令高肇侍御史王顯所恨後顯代平為中尉平加散騎常侍顯劾平在冀州隱截官口肇又扶成其狀奏除平名延昌初詔復官爵除定冀二州刺史前來良賤之訟多有積年不决平奏不問真偽一以景明年前為限於是諍訟止息武川鎮人飢鎮將任款請貸未許擅開倉振恤有司繩以費散之條免其官爵平奏款意在濟人心無不善帝原之遷中書令尚書如故孝明初轉吏部尚書平高明強濟所在有聲但以性急為累㣲尚書

令任城王澄奏理平定冀之勳靈太后乃封武邑郡公賜縑二千五百匹先是梁遣其將趙祖悅逼壽春鎮南崔亮攻之未尅又與李崇乖貳詔平以本官使持節鎮軍大將軍兼尚書右僕射為行臺節度諸軍東西州將一以稟之如有乖異以軍法從事詔平長子奬以通直郎從於是率步騎二千赴壽春嚴勒崇亮令水陸兼備尅期齊舉崇亮憚之無敢乖互頻日交戰破賊軍安南將軍崔延伯立橋於下蔡以拒賊之援賊將王神念昌

義之等不得進救祖悅守死窮城平乃部分攻之斬祖悅送首於洛以功遷尚書右僕射加散騎常侍平還京師靈太后見於宣光殿賜以金裝刀仗一口時南徐州表云梁堰淮水日為患詔公卿議之平以為不假兵力終自毀壞及淮堰破太后大悅引羣臣入宴敕平前孝明手賜縑布百段卒遺令薄葬詔給東園祕器朝服一具衣一襲帛七百匹靈太后為舉哀於東堂贈侍中驃騎大將軍儀同三司冀州刺史謚文烈公平自在度支

至於端副夙夜在公孜孜匪懈凡處機密十有餘年有獻替之稱所制文筆別有集錄長子獎襲

獎字遵穆容貌魁偉有當世才度位中書侍郎吏部郎中以本官兼尚書出為相州刺史初元乂擅朝獎為其親待頻居顯職靈太后反政削除官爵孝莊初為散騎常侍河南尹獎前後所歷皆以明濟著稱元顥入洛顥以獎兼尚書右僕射慰勞徐州羽林及城人不承顥旨害獎傳首洛陽孝武帝初獎故吏宋游道上書理獎詔

贈冀州刺史子搆龔搆字祖基少以方正見稱龔爵武邑郡公齊天保初降爵為縣侯位終太府卿贈吏部尚書搆早有名譽歷官清顯常以雅道自居甚為名流所重子丕有父風位尚書祠部郎中丕弟克通直散騎常侍獎弟諧

諧字虔和幼有風采趙郡李搔嘗過元乂門下見之歸謂其父元忠曰領軍門下見一神人元忠曰必李諧也問之果然襲父先爵彭城侯文辯為時所稱歷位中書

侍郎天平末魏欲與梁和好朝議將以崔㥄為使主㥄曰文采與識㥄不推李諧口頰頋頋諧乃大勝於是以諧兼常侍盧元明兼吏部郎李業興兼通直常侍聘焉梁武使朱异覘客异言諧元明之美諧等見及出梁武目送之謂左右曰朕今日遇勍敵卿輩常言北間都無人物此等何處來謂异曰過卿所談是時鄴下言風流者以諧及隴西李神儁范陽盧元明北海王元景弘農楊遵彦清河崔贍為首初通梁國妙簡行人神儁位已

高故諧等五人繼踵而遵彦遇疾道還竟不行既南北通好務以俊乂相矜銜命接客必盡一時之選無才地者不得與焉梁使每入鄴下為之傾動貴勝子弟盛飾聚觀禮贈優渥館門成市宴日齊文襄使左右覘之賓司一言制勝文襄為之拊掌魏使至梁亦如梁使至魏梁武親與談説甚相愛重諧使還遷後遷秘書監卒於大司農諧為人短小六指因瘿而舉頭因跛而緩步因謇而徐言人言李諧善用三短文集十餘卷諧長子岳字

祖仁官中散大夫性純至居朞慘未曾聽婢過前追思二親言則流涕岳弟庶方雅好學甚有家風歴位尚書郎司徒掾以清辯知名常攝賔司接對梁客梁客徐陵深歎美焉庶生而天閹崔諶調之曰教弟種鬚以錐徧刺作孔揷以馬尾庶曰先以此方回施貴族藝眉有効然後樹鬢世傳諶門有惡疾以呼沲為墓田故庶言及之邢子才在傍大笑際臨漳令魏書之出庶與盧斐王松年等訟其不平魏收書王慧龍自云太原人又書王

瓊不善事以盧同附盧弘傳李平爲陳留人云其家貧賤故斐等譏訕語楊愔云魏收合誅愔黨助魏故遂白齊文宣庶等竝髡頭鞭杖二百庶死於臨漳獄中庶兄岳痛之終身不歷臨漳縣門庶妻元羅女也庶亡後岳使妻伴之寢宿積五年元氏更適趙起嘗夢庶謂巳曰我薄福託劉氏爲女明旦當出彼家甚貧恐不能見養夫妻舊恩故來相見告君宜乞取我劉家在七帝坊十字街南東入窮巷是也元氏不應庶曰君似懼趙公意

我自說之於是起亦夢焉起寤問妻言之符合遂持錢帛躬往求劉氏如所夢得之養女長而嫁焉庶弟蔚少清秀有襟期倫理涉觀史傳無屬文詞昆季竝尚風流長裾廣袖從容甚美然頗涉疎放唯蔚能自持公幹理甚有時譽坐兄庶事徙平州後還位尚書左中兵郎中仍聘陳使副江南以其父曾經將命甚重焉還坐將人度江私市除名後卒於秘書丞士友悼惜之蔚弟若聰敏頗傳家業風采詞令有聲鄴下坐兄庶事徙臨海乾

明初追還後兼散騎常侍大被親狎加儀同三司若性
滑稽善諷誦數奉古詠詩并使説外閒世事可笑樂者
凡所話談每多會旨嘗在省中趨而前却對答學奏事
之象和士開聞而奏之帝每狎弄之武成以斛律金舊
老每朝賜羊車上殿金曾使人奉啓若為舍人誤奏云
在闕下詔命出羊車若重思知金不至竊言羊車庶車
何所迎帝聞亦咲而不責又帝於後園講武令若為吴
將皇后皆出引若當前觀其進止俯仰事罷遣使謝之

厚加賞賜韓長鸞等忌惡之密構其短坐免官未幾詔復本官隋開皇中卒於秦王府諮議諧弟邕字修穆幼儁爽有逸才位高陽王雍友凡所交遊皆倍年儁秀卒贈洛州刺史謚曰文

論曰郭祚才幹敏實有世務之長孝文經綸之始獨在勤勞之地居官任事可稱述焉張彝風力謇謇有王臣之氣衡命擁旄風聲克舉俱魏氏器能之臣乎遭隨有命二子俱逢世亂悲哉晏之乾感可謂亡焉不絕邢巒

以文武才策當軍國之任内參機揆外寄折衝其緯世之器歟子才少有盛名鼓動京洛文宗學府獨秀當年舉必任真情無飾智疎通簡易罕見其人足為一代之模楷也及明崔㥄之謗言執侯景之姦使昔人稱孟軻為勇於文簡公見之唯當短崔暹頗為累德阮籍未嘗品藻人物斯亦良有以焉李崇風質英重毅然秀立任當將相望高朝野平以高明幹畧効智於時出入當官功名剋著賛務之材也諧風流文辯蓋人望乎

北史卷四十三

北史卷四十三考證

郭祚傳名器既重時望亦深○深監本訛綫今從魏書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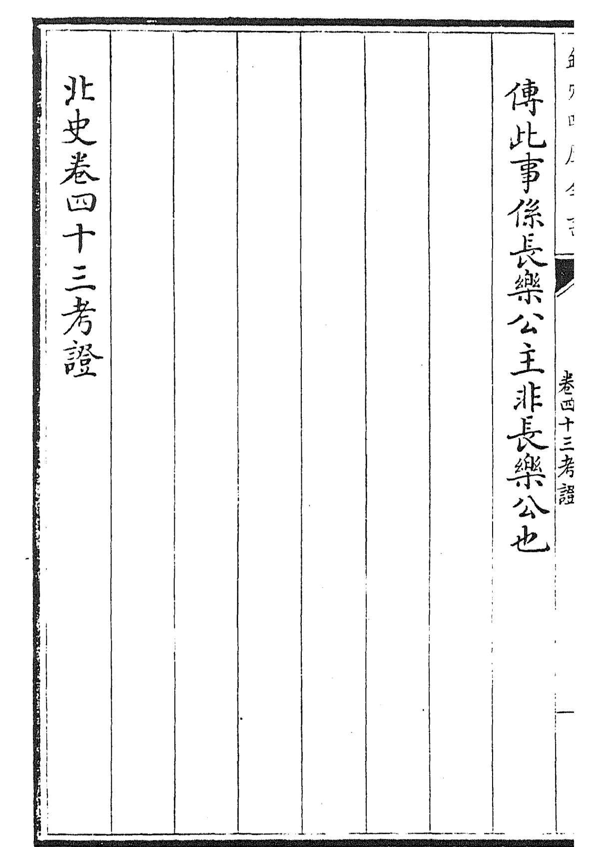
邢昕傳世人競以吏工取達○吏魏書作史

邵傳楊愔與魏元义及邵請置學○臣人龍按下文邵之所奏魏書作李崇所上不知何以移于邵傳也

宣布十二以彰則天之軌○十二魏書作下土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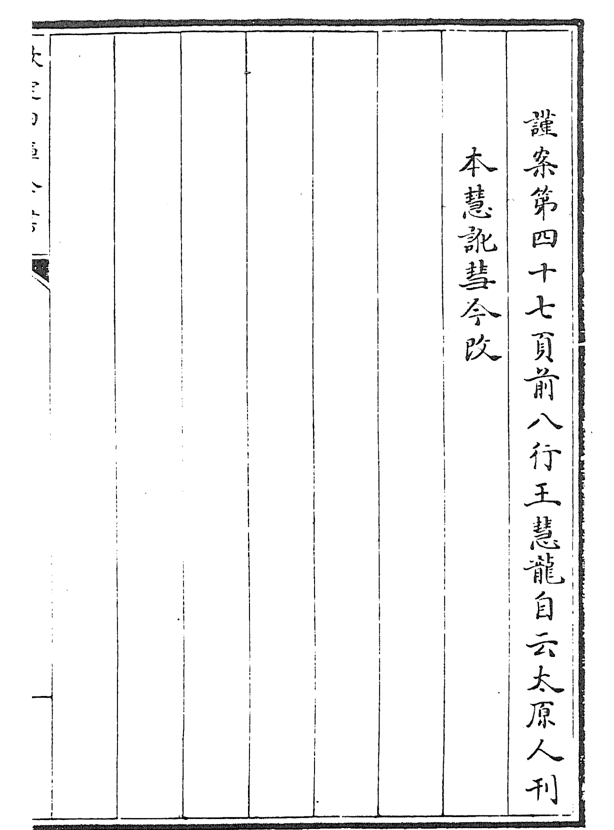
李崇傳率水軍泝流而上○泝監本訛沂今改從魏書

惟長樂公兩手持絹二十匹而出○魏書宣武靈皇后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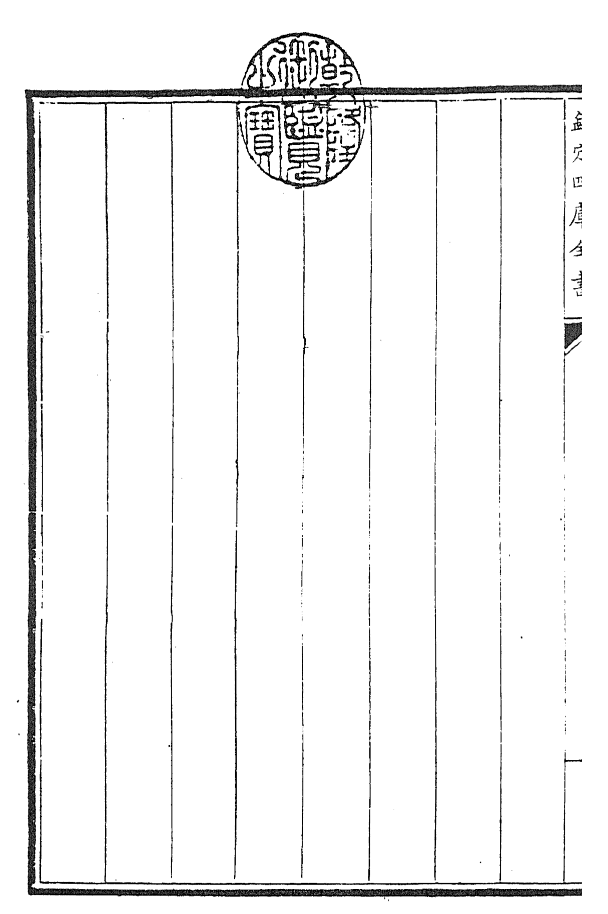
傳此事係長樂公主非長樂公也

北史卷四十三考證



謹案第四十七頁前八行王慧龍自云太原人刊

本慧訛彗今改





覆校官編修臣劉種之

校對官檢討臣龔大萬

謄錄監生臣張大本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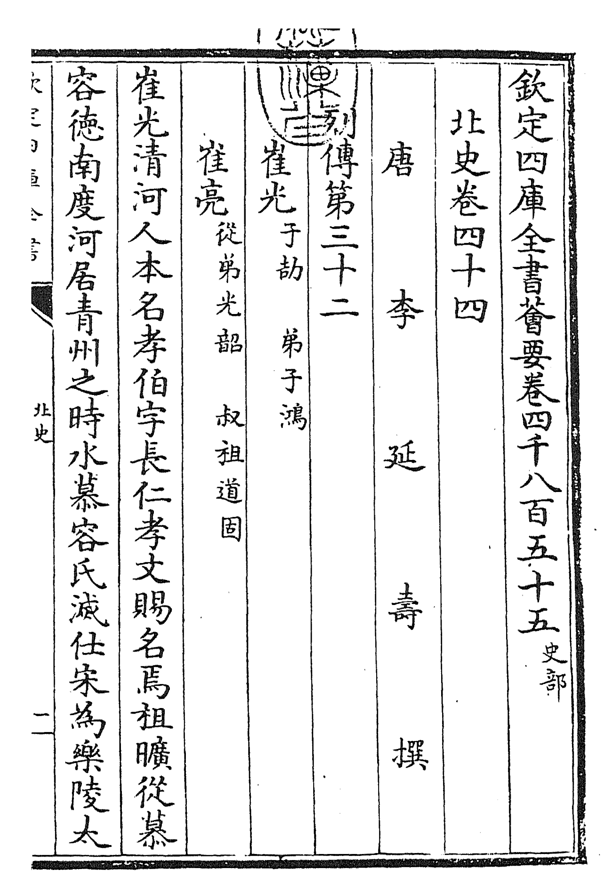
欽定四庫全書薈要

史部

北史卷四十四 五

詳校官內閣侍讀臣孫 球





欽定四庫全書薈要卷四千八百五十五 史部

北史卷四十四

唐 李延壽 撰

列傳第三十二

崔光 子劼 弟子鴻

崔亮 從弟光韶 叔祖道固

崔光清河人本名孝伯字長仁孝文賜名焉祖曠從慕容德南度河居青州之時水慕容氏滅仕宋為樂陵太

守於河南立兾州置郡縣即為東清河鄃人縣分易更為南平原貝丘人也父靈延宋長廣太守與宋兾州刺史崔道固共拒魏軍慕容白曜之平三齊光年十七隨父徙代家貧好學晝耕夜誦傭書以養父母太和六年拜中書博士著作郎與祕書丞李彪參撰國書再遷給事黄門侍郎甚為孝文所知待常曰孝伯才浩浩如黄河東注固今日之文宗也以參贊遷都謀賜爵朝陽子拜散騎常侍著作如故兼太子少傅又以本官兼侍中

使持節為陝西大使巡方省察所經述叙古事因賦詩三十八篇還仍兼侍中以謀謨之功進爵為伯光少有大度喜怒不見於色有毀惡之者必善言以報雖見誣謗終不自申曲直皇興初有同郡二人並被掠為奴婢後詣光求哀光乃以二口贖免孝文聞而嘉之雖處機近未曾留心文案唯從容論議參贊大政而已孝文每對羣臣曰以崔光之高才大量若無意外咎譴二十年後當作司空其見重如是宣武即位正除侍中初光與

李彪共撰國書太和之末彪解著作專以史事任光彪
尋以罪廢宣武居諒闇彪上表求成魏書詔許之彪遂
以白衣於祕書省著述光雖領史官以彪意在專功表
解侍中著作以讓彪宣武不許遷太常卿領齊州大中
正正始元年夏有典事史元顯獻四足四翼雞詔散騎
侍郎趙邕以問光光表曰臣謹案漢書五行志宣帝黄
龍元年未央殿路軨中雌鷄化為雄毛變而不鳴不將
無距元帝初元中丞相府史家雌雞伏子漸化為雄冠

距鳴將永光中有獻雄雞生角劉向以為雞者小畜主司時起居小臣執事為政之象也言小臣將秉君之威以害政事猶石顯也竟寧元年石顯伏辜此其效也靈帝光和元年南宮寺雌雞欲化為雄一身皆似雄但頭冠上未變詔以問議郎蔡邕邕對曰貌之不恭則有雞禍臣竊推之頭為元首人君之象也今雞一身已變未至於頭而上知之是將有其事而不遂成之象也若政無所改頭冠或成為患滋大是後張角作亂稱黃巾賊

遂破壞四方疲於賦役人多叛者上不改政遂至天下大亂今之雞狀不同其應頗相類矣向邕並博達之士考物驗事信而有證誠可畏也臣以邕言推之翅足衆多亦羣下相扇助之象雛而未大脚羽差小亦其勢尚微易制御也臣聞災異之見皆所以示吉凶明君覩之而懼乃能招福闇主視之彌慢所用致禍詩書春秋秦漢之事多矣此皆陛下所觀者今或有自賤而貴關預政事殆亦前代君房之匹比者南境死亡千計白骨横

野存有酷恨之痛殁爲怨傷之魂義陽屯師盛夏未反荆蠻狡猾征人淹次東州轉輸多往無還百姓困窮絞縊以殞北方霜降蠶婦輟事羣生憔悴莫甚於今此亦賈誼哭歎谷永切諫之時司寇行戮君爲之不舉陛下爲人父母所宜矜恤國重戎戰用兵猶火内外怨弊易以亂離陛下縱欲忽天下豈不仰念太祖取之艱難先帝經營劬勞也誠願陛下留聰明之鑒警天地之意禮處左右節其貴越往者鄧通董賢之盛愛之正所以害

之又躬饗如罕宴宗戒闕時塵親享郊廟延敬諸父檢訪四方務加休息爰發慈旨撫振貧瘼簡費山池減撤膳飲晝存政道夜以安身博采芻蕘進賢黜佞則兆庶幸甚妖弭慶進禎祥集矣帝覽之大悦後數日而茹晧等並以罪失伏法於是禮光逾重二年八月光表曰去二十八日有物出于太極之西序敕以示臣臣案其形即莊子所謂蒸成菌者也又云朝菌不終晦朔雍門周所稱磨蕭斧而伐朝菌指言蒸氣鬱長非有根種柔脆

之質彫殞速易不延旬月無擬蕭斧又多生墟落穢濕之地罕起殿堂高華之所今極宇崇麗壇築工密糞朽弗加沾濡不及而兹菌歘構厥狀扶踈誠足異也夫野木生朝野鳥入廟古人以為敗亡之象然懼災脩德咸致休慶所謂家利而怪先國興而妖豫是故桑穀拱庭太戊以昌雊雉集鼎武丁用熙自比鵄鵲巢于廟殿梟鵩鳴於宮寢菌生賔階軒坐之正準諸往記信可為誠且東南未靜兵革不息郊甸之内大旱跨時人勞物悴

莫此之甚承天子育者所宜矜恤伏願陛下追啟二宗感變之意側躬聳誠惟新聖道節夜飲之忻強朝御之膳養方富之年保金玉之性則魏祚可以永隆皇壽等於山岳四年除中書舍人永平元年秋將誅元愉妾李氏羣官無敢言者敕光為詔光逡巡不作奏曰伏聞當刑元愉妾李加之屠割妖惑扇亂誠合此罪但外人竊云李今懷妊例待分產且臣尋諸舊典兼推近事戮至刳胎謂之虐刑桀紂之主乃行斯事君舉必書義無隱

諱酷而乖法何以示後陛下春秋巳長未有儲體皇子
禋祿至有天失臣之愚識知無不言乞停李獄以俟育
孕帝納之延昌元年遷中書監侍中如故二年宣武幸
東宮召光與黄門甄琛廣陽王深等並賜坐詔光曰卿
是朕西臺大臣當令為太子師傅光起拜固辭詔不許
即令明帝出焉從者十餘人敕以光為傅之意令明帝
拜光光又拜辭不當受太子拜復不蒙許明帝遂南面
再拜詹事王顯啓請從太子拜於是宫臣畢拜光北面

立不敢荅拜唯西面拜謝而出於是賜光繡采一百匹
琛深各有差尋授太子少傅遷右光禄大夫侍中監如
故四年正月宣武夜崩光與侍中領軍將軍于忠迎明
帝於東宫安撫内外光有力焉帝崩後二日廣平王懐
扶疾入臨以母弟之親徑至太極西廡哀慟禁内呼侍
中黄門領軍二衛云身欲上殿哭大行又須入見主上
諸人皆愕然相視無敢抗對者光獨攘衰振杖引漢光
武初崩太尉趙憙横劒當階推下親王故事辭色甚厲

間者莫不稱善壯光理義有據懷聱汝俱止云侍中以古事裁我我不敢不服於是遂還頻遣左右致謝初永平四年以黄門郎孫惠蔚代光領著作惠蔚首尾五歲無所厝懷至是尚書令任城王澄表光宜還史任於是詔光還領著作遷特進以奉迎明帝功封博平縣公領國子祭酒詔乘步挽於雲龍門出入尋遷車騎大將軍儀同三司靈太后臨朝後光累表遜位于忠擅權光依附之及忠稍被䟽黜光并送章綬冠服茅土表至十餘

上靈太后優答不許有司奏追予忠及光封邑熙平元年二月太師高陽王雍等奏舉光授明帝經初光有德於靈太后四月更封光平恩縣侯以朝陽伯轉授第二子勗其月敕賜羊車一乘時靈太后臨朝每於後園親執弓矢光乃表上中古婦人文章因以致諫是秋靈太后頻幸王公第宅光表諫曰禮記云諸侯非問疾弔喪入諸臣之家謂之君臣為謔不言王后夫人明無適臣家之義夫人父母在有時歸寧親沒使卿大夫聘春秋

紀陳齊宋之女並為周王后無適本國之事是制深於士大夫許嫁唁兄又義不得衛女思歸以禮自抑載馳竹竿所為作也漢上官皇后將廢昌邑霍光外祖也親為宰輔后猶御武帷以接羣臣示男女之別國之大節伯姬待姆安就炎燎樊姜侯命忍赴洪流傳皆綴集以垂來訓昨軒駕頻出幸馮翊君任城王第雖漸中秋餘熱尚蒸衡蓋徃還聖躬煩倦左右僕侍衆過千百扶衛跋涉袍鉀在身昔人稱陛下甚樂臣等至苦或其事也

但帝族方衍勳貴增遷祗請遂多將成彞式陛下遵酌前王貽厥後矩天下為公億兆已任專薦郊廟止決大政輔神養和簡息游幸則率土屬賴含生仰悅矣神龜元年光表曰尋石經之作起自炎劉昔來雖屢經戎亂猶未大崩侵如聞往者刺史臨州多構圖寺官私顯隱漸加剥撤由是經石彌減文字增缺今求遣國子博士一人堪任幹事者專主周視驅禁田牧制其踐穢料閱碑牒所失次第量厥補綴詔曰此乃學者之根原不朽

之永格便可一依公表光乃令國子博士李郁與助教韓神固劉燮等勘校石經其殘缺計料石功并字多少欲補脩之後靈太后廢遂寢二年八月靈太后幸永寧寺躬登九層佛圖光表諫曰伏見親昇上級佇蹕表剎之下祇心圖構誠為福善聖躬玉趾非所踐陟臣庶恇惶竊謂未可九月靈太后幸嵩山佛寺光上表諫不從正光元年冬賜光几杖衣服二年春明帝親釋奠國學光執經南面百寮陪列司徒京兆王繼頻上表以位讓

光四月以光為司徒侍中國子祭酒領著作如故光表固辭歷年終不肯受八月獲禿鶖鳥於宫内詔以示光光表曰此即詩所謂有鶖在梁解云禿鶖也貪惡之鳥野澤所育不應入於殿廷昔魏氏黄初中有鵜鶘集于靈芝池文帝下詔以曹恭公遠君子近小人博求賢俊太尉華歆由此遜位而讓管寧者也臣聞野物入舍古人以為不善是以張臶惡鵩賈誼忌鵩鵜鶘暫集而去前王猶為至誠況今親入宫禁為人所獲方被畜養晏

然不以為懼準諸往義信有殊矣饕餮之禽必資魚肉
菽麥稻粱時或飡啄一食之費容過斤鎰今春夏陽旱
穀糴稍貴窮窘之家時有菜色陛下為人父母撫之如
傷豈可棄人養鳥留意於醜形惡聲哉衛侯好鶴曹伯
愛鴈身死國滅可為寒心願遠師殷宗近法魏祖脩德
進賢消災集慶放無用之物委之川澤取樂琴書頤養
神性明帝覽表大悅即棄之池澤冬詔光與安豐王延
明議定服章三年六月詔光乘步挽至東西上閤九月

進位太保光又固辭光年耆多務病疾稍增而自强不
已常在著作疾篤不歸四年十月帝親臨光疾詔斷賔
客中使相望為止聲樂罷諸游眺拜長子勵為齊州刺
史十一月疾甚敕子姪等曰吾荷先帝厚恩位至於此
史功不成歿有遺恨汝等速可送我還宅氣力雖微神
明不亂至第而薨年七十三明帝聞而悲泣中使相尋
詔給東園温明秘器朝服一具衣一襲錢六十萬布一
千匹蠟四百斤大鴻臚監護喪事車駕親臨撫屍慟哭

御輦還宫流涕於路為減常膳言則追傷每至光坐講讀之處未嘗不改容悽悼贈太傅領尚書令驃騎大將軍開府冀州刺史侍中如故又敕加後部皷吹班劍依太保廣陽王故事諡文宣明帝祖喪建春門外望轜哀感儒者榮之初光太和中依宫商角徵羽本音而為五韻詩以贈李彪彪為十二次詩以報光光又為百三郡國詩以答之國别為卷為百三卷焉光寛和慈善不忤於物進退沈浮自得而已常慕胡廣黄瓊為人故為氣

槩者眄不重始領軍于忠以光舊德事之元乂於光亦深宗敬及郭祚裴植見殺清河王懌遇禍光隨時俛仰竟不匡救於是天下譏之自從貴達罕所申薦曾啓其女壻彭城劉敬徽云敬徽爲荆州五隴戍主女隨夫行常慮寇抄南北分張乞爲徐州長兼别駕暫集京師明帝許之時人比之張禹光初爲黄門則讓宋弁爲中書監讓汝南王悦爲太常讓劉芳爲少傅讓元暉穆紹甄琛爲國子祭酒讓清河王懌任城王澄爲車騎儀同讓

江陽王繼又讓靈太后父胡國珍皆顧望時情議者以為矯飾崇信佛法禮拜讀誦老而逾甚終日怡怡未曾恚忿曾於門下省晝坐讀經有鴿飛集膝前遂入於懷緣臂上肩久之乃去道俗讚詠詩頌者數十人每為沙門朝貴請講維摩十地經聽者常數百人即為二經義疏三十餘卷識者知其踈畧凡所為詩賦銘贊誄頌表啓數百篇五十餘卷別有集光子劭字彥德器學才徳最有父風舉秀才中軍彭城王參軍祕書郎中以父光

為著作固辭不拜後除中書侍郎領軍將軍元乂為明堂大將以勵為長史與從兄鴻俱有名於世父光疾甚拜征虜將軍齊州刺史侍父疾衣不解帶及薨孝明每加存慰光葬本鄉詔遣主書張文伯宣弔孝昌元年除太尉長史襲父爵建義初遇害河陰贈侍中衛將軍青州刺史勵弟劼

劼字彥玄少清虛寡欲好學有家風魏末累遷中書侍郎興和三年兼通直散騎常侍使于梁天保初以議禪

代除給事黃門侍郎加國子祭酒直内省典機密清儉勤慎甚為齊文宣所知拜南青州刺史有政績入為祕書監齊州大中正遷并省度支尚書俄授京省尋轉五兵尚書監國史臺閣之中見稱簡正武成之將禪後主先以問劼劼諫以為不可由是忤意出為南兗州刺史代還重為度支尚書儀同三司食文登縣幹尋除中書令加開府待詔文林館監脩撰新書卒贈齊州刺史尚書左僕射謚文貞初和士開擅朝曲求物譽諸公因此

頗為子弟干禄世門之胄多處京官而劼二子拱撝並為外任弟廓之從容謂劼曰拱幸得不凡何不在省府中清華之眄而並出外藩劼曰立身来恥以言自達今若進兒與身何異卒無所求聞者莫不歎服劼常恨魏收書欲更作編年紀而才思竟不能就光弟敬友本州從事頗有受納御史案之乃與守者俱逃後除梁郡太守會遭眄生憂不拜敬友精心佛道晝夜誦經免喪之後遂菜食終身恭寛接下脩身厲節自景明巳降頻歳

不登飢寒請丐者皆取足而去又置逆旅於肅然山南
大路之北設食以供行者卒于家弟子鴻
鴻字彦鸞少好讀書博綜經史稍遷尚書都兵郎中詔
太師彭城王勰以下公卿朝士儒學才明者三十人議
定律令於尚書上省鴻與光俱在其中時論榮之後為
三公郎中加員外散騎常侍延昌二年將大考百寮鴻
以考令於體例不通乃建議曰竊惟昔者為官求才使
人以器黜陟幽明揚清激濁故績效能官才必稱位者

朝昇夕進豈拘一階半級者哉二漢以降太和以前茍必官須此人人稱此職或超騰昇陟數歲而至公卿或長兼試守稱允當遷進者披卷則人人而是舉目則朝貴皆然故能時收多士之譽國號豐賢之美竊見景明以來考格三年成一考一考轉一階貴賤内外萬有餘人自非犯罪不問賢愚莫不上中才與不肖比肩同轉雖有善政如黄龔儒學如王鄭才史如班馬文章如張蔡得一分一寸必為常流所攀選曹亦抑為一槩不曾

甄别琴瑟不調改而更張雖明旨已行猶宜消息武帝不從三年鴻以父憂解任甘露降其廬前樹十一月宣武以本官徵鴻四年復有甘露降其京兆宅之庭樹後遷中散大夫高陽王友仍領郎中正光元年加前將軍脩孝文宣武起居注光撰魏史徒有卷目初未考正闕畧尤多每云此史會非我世所成但須記録時事以待後人臨薨言鴻於孝明五年詔鴻以本官修緝國史孝昌初拜給事黄門侍郎尋加散騎常侍齊州大中正鴻

在史甫爾未有所就尋卒贈鎮東將軍度支尚書青州刺史鴻弱冠便有著述志見晉魏前史皆成一家無所措意以劉元海石勒慕容儁苻健慕容垂姚萇慕容徳赫連屈孑張軌李雄呂光乞伏國仁禿髮烏孤李暠沮渠蒙遜馮跋等並因世故跨僭一方各有國書未有統一鴻乃撰為十六國春秋勒成百卷因其舊記時有增損褒貶焉鴻二世仕江左故不錄僭晉劉蕭之書又恐識者責之未敢出行於外宣武聞其撰錄遣散騎常侍

趙邕詔鴻曰聞卿撰定諸史甚有條貫便可隨成者送至朕當於機事之暇覽之鴻以其書有與國初相涉言多失體且既訖不奏聞鴻後典起居乃妄載其表曰臣聞帝王之興也雖誕應圖籙然必有驅除蓋所以翦彼厭政成此樂推故戰國紛紜年過十紀而漢祖夷殄羣豪開四百之業歴文景之懷柔蠻夏世宗之奮揚威武始得涼朔同文牂越一軌於是談遷感漢德之盛痛諸史放絶乃鈐括舊書著成太史所謂緝兹人事光彼天

時之義也昔晉惠不競華戎亂起三帝受制於姦臣二皇晏駕於非所五都蕭條鞠為煨燼趙燕既為長虵遼海緬成殊域中原無主八十餘年遺晉僻遠勢略孤微人殘兵革靡所歸控皇魏龍潛幽代内脩德政外抗諸偽并冀之人懷寶之士襁負而至者日月相尋太祖道武皇帝以神武之姿接金行之運應天順人龍飛受命太宗必世重光業隆玄默世祖雄才叡畧闡曜威靈農戰兼脩埽清氛穢歲垂四紀而寰宇一同百姓始得陶

然蘇息欣於堯舜之代自晉永寧以後雖所在稱兵競自尊樹而能建邦命氏成為戰國者十有六家善惡興滅之形用兵乖會之道亦足以垂之將來昭明勸戒但諸史殘缺體例全虧編錄紛謬繁畧失所宜審正同異定為一書誠知敏謝允南才非承祚然國志史考之美竊亦輒所庶幾始自景明之初搜集諸國舊史屬遷京甫爾率多分散求諸公私驅馳數歲又臣家貧祿微唯任孤力至於書寫所資每不周接暨正始元年寫乃向

備謹於吏案之暇草搆此書區分時事各繫本録稽以長歴考諸舊志刪正差謬定為實録商較大畧著春秋百篇至三年之末草成九十五卷唯常璩所撰李雄父子據蜀時書尋訪不獲所以未及善成輟筆私求七載于今此書本江南撰録恐中國所無非臣私力所能終得其起兵僭號事之始末乃亦頗有但不得此書懼簡畧不成久思陳奏乞敕緣邊求採但愚賤無因不敢輕輒散騎常侍太常少卿荆州大中正趙邕忽宣明㫖敕

臣送呈不悟九皐微志乃得上聞奉敕欣惶慶懼兼至
今謹以所訖者附臣邕呈奏臣又別作序例一卷年志
一卷仰表皇朝統括大義俯明愚臣著録微體徒竊慕
古人立言美意文致疎鄙無一可觀簡御之日伏深慙
悸鴻意如此自正光以前不敢顯行其書自後以其伯
光貴重當朝知時人未能發明其事乃頗傳讀然鴻經
綜既廣多有違謬至道武天興二年姚興改號鴻始而
鴻以為改在元年明元永興二年慕容超禽於廣固鴻

又以為在元年太常二年姚泓敗於長安而鴻亦以為
滅在元年如此之失多不考正子子元秘書郎後永安
中乃奏其父書稱臣亡考散騎常侍黄門侍郎前將軍
齊州大中正鴻正始之末任屬記言撰緝餘暇廼刋著
趙燕秦夏西涼乞伏西蜀等遺載為之贊序褒貶評論
先朝之日草構悉了唯有李雄蜀書搜索未獲闕兹一
國遲留未成去正光三年購訪始得討論適訖而先臣
棄世凡十六國名為春秋一百二卷近代之事最為備

悉未曾奏上弗敢宣流今繕寫一本敢以仰呈乞藏秘閣以廣異家子元後謀反事發逃竄會赦免尋為其叔鵾所殺光從祖弟長文字景翰少亦徙於代都聰敏有學識永安中累遷平州刺史以老還家專讀佛經不關世事卒贈齊州刺史謚曰貞子懋字德林徐州征東府長史長文從弟庠字文序有幹用為東郡太守元顥寇逼郡界庠拒不從命棄郡走還鄉里孝莊還宮賜爵平原伯拜潁川太守頗有政績永熙初除東徐州刺史二

年為城人王早蘭寳等所害後贈驃騎將軍吏部尚書

齊州刺史子罕襲爵齊受禪例降先族弟榮先字隆祖

渉歴經史州辟主簿子鐸有文才位中散大夫鐸弟覲

羽林監

崔亮字敬儒清河東武城人魏中尉琰之後也高祖瓊

為慕容垂車騎屬曽祖輯南徙青州因仕宋為太山太

守祖脩之清河太守父元孫尚書郎青州刺史沈文秀

之叛宋明帝使元孫討之為文秀所害亮母房攜亮依

其叔祖冀州刺史道固於歷城及慕容白曜平三齊内徙桑乾為平齊人時年十歳常依季父幼孫居貧傭書自業時隴西李沖當朝任事亮族兄光往依之謂亮曰安能久事筆硯而不往託李氏也彼家饒書因可得學亮曰弟妹饑寒豈容獨飽自可觀書於市安能看人眉睫乎光言之於沖沖召亮與語因謂曰比見卿先人相命論使人胸中無復怵迫之念今遂亡本卿能記之不亮即為誦之涕淚交零聲韻不異沖甚奇之迎為館客

沖謂其兄子彦曰大崔生寛和篤雅汝宜友之小崔生
峭整清徹汝宜敬之二人終將大至沖薦之為中書博
士轉議郎尋遷尚書二千石孝文在洛欲創革舊制選
置百官謂羣臣曰與朕舉一吏部郎必使才望兼允者
給卿三日假又一日孝文曰朕已得之不煩卿輩也驛
徵亮兼吏部郎俄為太子中舍人遷中書侍郎兼尚書
左丞亮雖歷顯任其妻不免親事舂𣀀孝文聞之嘉其
清貧詔帶野王令孝明親政遷給事黄門侍郎仍兼吏

部郎領青州大中正亮自參選事垂將十年廉慎明決
為尚書郭祚所委每云非崔郎中選事不辦尋除散騎
常侍仍為黃門遷度支尚書領御史中尉自遷都之後
經畧四方又營洛邑費用甚廣亮在度支別立條格歲
省億計又議脩汴蔡二渠以通邊運公私賴焉侍中廣
平王懷以母弟之親左右不遵憲法敕亮推究孝明禁
懷不通賓客者久之後因宴集懷恃親使忿欲陵突亮
亮乃正色責之即起於孝明前脫冠請罪遂拜辭欲出

孝明曰廣平麤踈向來又醉卿之所悉何乃如此也遂詔亮復坐令懷謝焉亮外雖方正內亦承候時情宣傳左右郭神安頗被孝明識遇以弟託亮亮引為御史及神安敗後因集禁中孝明令兼侍中盧昶宣旨責亮曰在法官何故受左右囑請亮拜謝而已無以上對轉都官尚書又轉七兵領廷尉卿加散騎常侍徐州刺史元昞撫御失和詔亮馳驛安撫亮至劾昞處以大辟勞賚綏慰百姓怗然除安西將軍雍州刺史城北渭水淺不

通船行人艱阻亮謂寮佐曰昔杜預乃造河梁況此有
異長河且魏晉之日亦自有橋吾今決欲營之咸曰水
淺不可為浮橋汎長無恒又不可施柱橋難成立亮曰
晉秦居咸陽橫橋度渭以像閣道此即以柱為橋今唯
慮長柱不可得耳會天大雨山水暴至浮出長木數百
根藉此為用橋遂成立百姓利之至今猶名崔公橋亮
性公清敏於斷決所在並號稱職三輔服其德政孝明
嘉之詔賜衣馬被褥後納其女為九嬪徵為太常卿攝

吏部事孝明初出為定州刺史梁左游擊將軍趙祖悅
率衆據硤石詔亮假鎮南將軍齊王蕭寶夤鎮東將軍
章武王融安南將軍並使持節督諸軍以討之靈太后
勞遣亮等賜戎服雜物亮至硤石祖悅出城逆戰大破
之祖悅復於城外置二柵欲拒軍亮焚擊破之亮與李
崇為水陸之期日日進攻而崇不至及李平至崇乃進
軍共平硤石靈太后賜亮璽書曰硤石既平大勢全舉
淮堰孤危自將奔遁若仍敢游魂此當易以立計禽翦

蟻徒應在旦夕將軍推轂所馮親對其事處分經畧宜共協齊必令得埽盪之理盡彼遺燼也隨便守禦及分度掠截扼其咽喉防塞走路期之全獲無令漏逸若畏威降首者自加蠲宥以仁為本任之雅筭以功進號鎮北將軍李平部分諸軍將水陸兼進以討堰賊亮違平節度以疾請還隨表而發平表亮輙還京失乘勝之機闕水陸之會令處亮死上議靈太后令曰亮去留自擅違我經畧雖有小捷豈免大咎但吾攝御萬機庶茲惡

殺可特聽以功補過及平至亮與爭功於禁中形於聲色尋除殿中尚書遷吏部尚書時羽林新害張彝之後靈太后令武官得依資入選官員既少應選者多前尚書李韶循常擢人百姓大為怨亮乃奏為格制不問士之賢愚專以停解日月為斷雖復官須此人停日後者終於不得庸才下品年月久者灼然先用沈滯者皆稱其能亮外甥司空諮議劉景安書規亮曰殷周以鄉塾貢士兩漢由州郡薦才魏晉因循又置中正諦觀在昔

莫不審舉雖未盡美足應亦收六七而朝廷貢才止求
其文不取其理察孝廉唯論章句不及治道立中正不
考人才行業空辨氏姓高下至於取士之途不溥沙汰
之理未精而舅屬當銓衡宜須改張易調如何反為停
年格以限之天下士子誰復脩厲名行哉亮荅書曰汝
所言乃有深致吾乘時徼幸得為吏部尚書當其壯也
尚不如人況今朽老而居帝難之任常思同升舉直以
報明主之恩盡忠竭力不為貽厥之累昨為此格有由

而然今已為汝所怪千載之後誰知我哉可靜念吾言當為汝論之吾兼正六為吏部郎三為尚書銓衡所宜頗知之矣但古今不同時宜須異何者昔有中正品其才第上之尚書尚書據狀量人授職此乃與天下羣賢共爵人也吾謂當爾之時無遺才無濫舉矣而汝猶云十收六七況今日之選專歸尚書以一人之鑒照察天下劉毅所云一吏部兩郎中而欲究鏡人物何異以管窺天而求其博哉今勲人甚多又羽林入選武夫崛起

不解書計唯可彍弩前驅指蹤捕噬而已忽令垂組乘
軒求其烹鮮之效未曾操刀而使專劏又武人至多官
員至少不可周溥設令十人共一官猶無官可授况一
人望一官何由可不怨哉吾近面執不宜使武人入選
請賜其爵厚其禄既不見從是以權立此格限以停年
耳昔子產鑄刑書以救敝叔向譏之以正法何異汝以
古禮難權宜哉仲尼云德我者春秋罪我者亦春秋吾
之此指其由是也但令當来君子知吾意焉後甄琛元

脩義城陽王徽相繼為吏部尚書利其便巳踵而行之自是賢愚同貫涇渭無别魏之失才從亮始也歷侍中太常卿左光禄大夫尚書右僕射時劉騰擅權亮託妻劉氏傾身事之故頻年之中名位隆赫有識者譏之轉尚書僕射加散騎常侍疽發於背明帝遣舍人問疾亮上表乞解僕射詔不許尋卒詔給東園祕器贈車騎大將軍儀同三司謚曰貞烈亮在雍州讀杜預傳見其為八磨嘉其有濟時用遂教人為碾及為僕射奏於張方

橋東堰穀水造碓磨數十區其利十倍國用便之亮有三子士安士和士泰並强幹善於當世士安歷尚書北部郎卒於諫議大夫贈左將軍光州刺史無子弟士和以子乾亨繼乾亨武定中尚書都兵郎中士和初為司空主簿蕭寶夤之在關中高選僚佐以為都督府長史時莫折念生遣使詐降寶夤表士和兼度支尚書為隴右行臺令入秦撫慰為念生所害士泰歷給事中司空從事中郎諫議大夫司空司馬明帝末荊蠻侵斥以士

泰為龍驤將軍征蠻別將事平以功賜爵五等男建義初遇害於河隂贈都督青州刺史諡曰文肅子肇師襲爵肇師少時踈放長遂變節更成謹厚涉獵經史頗有文思天平初以通直散騎侍郎為慰勞青州使至齊州界為土賊崔迦葉等拘欲逼與同事肇師執志不動喻以禍福賊遂捨之仍廵慰青部而還肇師以從弟乾亨同居事伯母甚謹齊文襄嘗言肇師合誅左右問其故曰崔鴻十六國春秋述諸僭偽而不及江東左右曰肇

師與鴻別族乃止天保初以參定渾代禮儀封襄城縣男仍兼中書侍郎卒始鄴下有薛生者能相人言趙彥深當大貴聲師因問已答曰公門望雖高爵位不及趙終如其言亮弟敬默奉朝請卒於征虜長史贈南陽太守子思韶從亮征硤石以軍功賜爵武城子為冀州别駕敬默弟敬遠以其賤出殊不經紀論者譏焉

光韶亮從父弟也父幼孫太原太守光韶事親以孝悌初除奉朝請光韶與弟光伯孿生操業相侔特相友愛

遂經史部尚書李沖讓官於光伯辭色懇至沖為奏聞
孝文嘉而許之太和二十年以光韶為司空行參軍復
請讓從叔和曰臣誠微賤未登讓品屬逢皇朝恥無讓
德和亦謙退辭而不當孝文善之遂以和為廣陵王國
常侍尋敕光韶秘書郎掌校華林御書累遷青州中從
事後為司空騎兵參軍又兼司徒戶曹出為濟州輔國
府司馬刺史高植甚知之政事多委訪焉遷青州平東
府長史府解敕知州事光韶清直明斷吏人畏愛之入

為司空從事中郎以母老解官歸養賦詩展意朝士屬和者數十人久之欲為司徒諮議固辭不拜光韶性嚴聲韻抗烈與人平談常若震厲至於兄弟議論外聞謂為忿怒然孔懷雍睦人少逮之孝莊初河間邢杲率河北流人十餘萬衆攻逼州郡刺史元儁憂不自安州人乞光韶為長史以鎮之時陽平路回寓居齊土與杲潛相影響引賊入郭光韶臨機處分在難確然賊退之後刺史表光韶忠毅朝廷嘉之發使慰勞尋為東道軍司

及元顥入洛自河以南莫不風靡刺史廣陵王欣集文武以議所從在坐之人莫不失色光韶獨抗言曰元顥受制梁國稱兵本朝亂臣賊子曠代少疇何但大王家事所宜切齒等荷朝眷未敢仰從長史崔景茂前瀛州刺史張烈前郢州刺史房叔祖徵士張僧皓咸云軍司議是欣乃斬顥使尋徵輔國將軍再遷廷尉卿祕書監祖瑩以贓罪被劾光韶必欲致之重法太尉城陽王徽尚書令臨淮王彧吏部尚書李神儁侍中李彧並勢望

當時皆為營求寬光韶正色曰朝賢執事於舜之功未
聞其一如何反為罪人言乎其執意不回如此永安擾
亂遂還鄉里光韶博學强辯尤好理論至於人倫名教
得失之間榷而論之不以一毫假物家足於財而性儉
吝衣馬敝瘦食味麤薄始光韶在都同里人王蔓於夜
遇盜害其二子孝莊詔黄門高道穆令加撿捕一坊之
内家别搜索至光韶宅綾絹錢布匱篋充積議者譏其
矯嗇其家資産皆光伯所營光伯亡悉焚其契河間邢

子才曾貸錢數萬後送還之光韶曰此亡弟相貸僕不知也竟不納刺史元弼前妻是光韶之繼室兄女弼貪惏不法光韶以親情亟相非責弼銜之時耿翔反於州界弼誣光韶子通與賊連結囚其合家考掠非理而光韶與之辯爭詞色不屈會樊子鵠為東道大使知其見枉理出之時人勸令詣樊陳謝光韶曰羊舌大夫已有成事何勞往也子鵠亦歎尚之後刺史侯深代下疑懼謀為不軌夜劫光韶以兵脅之責以謀畧光韶曰凡起

兵須有名義使君今日舉動直是作賊耳知復何計深雖恨之敬而不敢害尋除征東將軍金紫光祿大夫不起光韶以世道屯邅朝廷屢變閉門却埽吉凶斷絶誡子孫曰吾自謂立身無慙古烈但以祿命有限無容希世取進在官以來不冒一級官雖不達經為九卿且吾平生素業足以遺汝官閥亦何足言也吾既運薄便經三娶而汝之兄弟各不同生合葬非古吾百年之後不須合也然贈謚之及出自君恩豈容子孫自求之也勿

須求贈若違吾志如有神靈不享汝祀吾兄弟自幼及
老衣服飲食未嘗一片不同至於兒女冠婚榮利之事
未嘗不先以推弟弟頃横禍權作松櫬亦可為吾作松
棺使吾見之卒年七十一孝静初侍中賈思同申啓稱
述光韶詔贈散騎常侍驃騎將軍青州刺史光韶弟光
伯為青州别駕後以族弟休臨州申牒求解尚書奏案
禮始封之君不臣諸父昆弟封君之子臣昆弟不臣諸
父封君之孫得盡臣計始封之君即是世繼之祖尚不

得臣況今刺史既非世繼而得行臣吏之節執笏稱名
者乎檢光伯請解率禮不愆謂宜許遂靈太后令從之
尋除北海太守有司以其更滿依例奏代明帝詔曰光
伯自蒞海沂清風遠著兼其兄光韶復能辭榮侍養兄
弟忠孝宜有甄録可更申三年以廣風化後歴太傅諮
議參軍節閔帝時崔祖螭張僧晧起逆攻東陽旬日間
衆十餘萬刺史東萊王貴平欲令光伯出城慰勞兄光
韶爭之曰以下官觀之非可慰喻止也貴平逼之不得

巳光伯遂出城未及曉喻為飛矢所中卒贈青州刺史

子滔武定末殷州别駕脩之弟道固

道固字李堅其母卑賤嫡母兄攸之目連等輕侮之父

輯謂攸之曰此兒姿識或能興大門戶汝等何以輕之

攸之等遇之彌薄輯乃資給道固令其南仕時宋孝武

為徐兖二州刺史以道固為從事道固美形貌善舉止

習武事孝武嘉之會青州刺史新除過彭城孝武謂曰

崔道固人身如此豈可為寒士而世人以其偏庶侮之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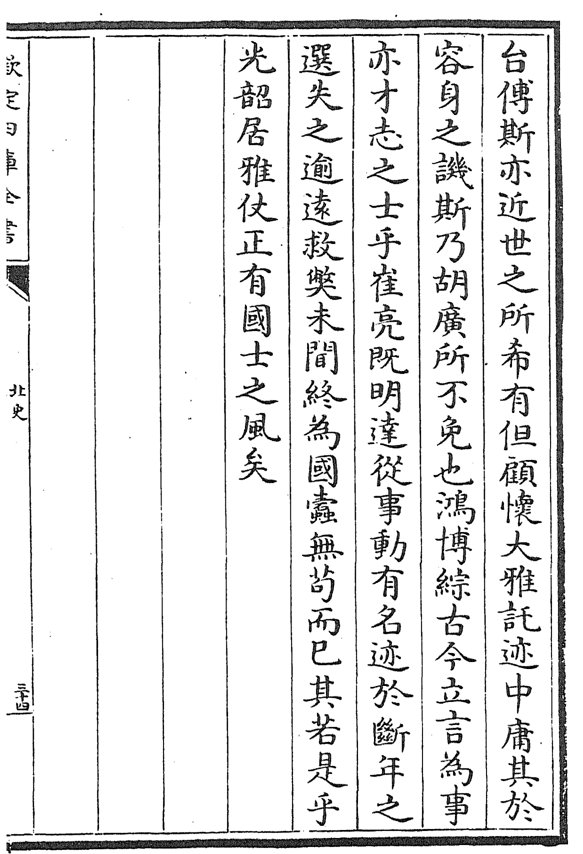
可為歎息刺史至州辟為主簿後為宋諸王參軍被遣青州募人長史以下並詣道固道固諸兄等逼其所生自致酒炙於客前道固驚起接取謂客曰家無人力老親自執劬勞諸客皆知其兄所作咸拜其母母謂道固曰我賤不足以報貴賓汝宜荅拜諸客皆歎美道固母子賤其諸兄後為冀州刺史鎮歷城宋明帝立徐州刺史薛安都與道固等立廢帝子業弟子勛敗乃歸魏獻文帝以為南冀州刺史清河公宋明帝遣說道固以為

徐州刺史復歸宋皇興初獻文詔征南大將軍慕容白曜討道固道固面縛請罪白曜送赴都詔恕其死乃徙齊土望共道固守城者數百家於桑乾立平齊郡於平城西北北新城以道固為太守賜爵臨淄子尋徙居京城西南二百餘里舊除館之西延興中卒子景徽襲爵初道固之在客邸與薛安都畢衆敬隣館時以公集相見本既同由武達頗結寮舊時安都志已衰朽於道固踈畧而衆敬每盡殷勤道固謂劉休賓房法壽曰古人

云非我族類其心必異安都視人殊自蕭索畢固依依
也景徽字文叡卒於平州刺史謚曰定子休纂襲爵道
固兄曰連子僧祐僧深坐兄僧祐與沙門法秀謀反徙
薄骨律鎮後位南青州刺史元妻房氏生子伯驎伯驥
後薄房氏納平原杜氏與俱徙生四子伯鳳祖龍祖螭
祖虯僧深得還之後絕房氏遂與杜氏及四子寓青州
伯驎伯驥與母房居冀州雖往來父間而心存母氏孝
慈之道頓阻一門僧深卒伯驎奔赴不敢入家寄哭寺

門祖龍剛躁與兄伯驎訟嫡庶並以刀劒自衛若怨讐焉祖螭小字社客晉泰初反佘朱仲遠討斬之祖虬少好學不馳競僧深從弟和位平昌太守家巨富而性吝埋錢數百斛其母李春思堇惜錢不買子軌字啓則盜錢百萬背和亡走後至儀同開府鎧曹參軍坐貪偽賜死晉陽

論曰崔光風素虛遠學業深長孝文歸其才博許其大至明主固知臣也歷事三朝師訓少主不出宮省坐致



台傅斯亦近世之所希有但顧懷大雅託迹中庸其於容身之譏斯乃胡廣所不免也鴻博綜古今立言為事亦才志之士乎崔亮既明達從事動有名迹於斷年之選失之逾遠救獘未聞終為國蠹無笱而已其若是乎光韶居雅仗正有國士之風矣

北史卷四十四

北史卷四十四考證

崔光傳亦其勢尚微易制御也○勢字監本注云闕今從南本增入

崔亮傳敬默弟敬遠以其賤出○魏書敬遠作隱處又以其賤出上有亮字

道固傳畢固依依也○一本畢字下有捺字今從監本

北史卷四十四考證